

DEC 22 1933

2

第八號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本期要目

怎樣防禦日本對華新政策

日本對華政策的解剖與我們的對策(上)

國內經濟加速崩潰之一斑

現代英國新聞主義概況及其他(完)

八卦為原始語根符號考(三)

皇象章草急就篇石本之研究(三)

緬甸亡國後的建設與生活狀況(插圖三幅)

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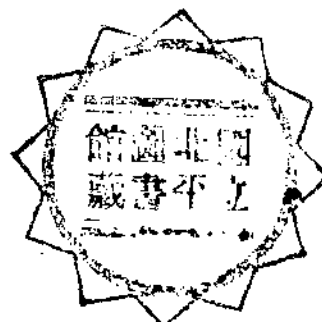
最後的恐怖(小說)

會考寫真(報告文學)

水滸詩話

巴比塞與羅曼羅蘭(作家評介)

張	金	黃	余	杜	茹	周	張	白	夏	朗
白			蕓	去	欲	了	資			
衣	岳	燕	陶	恨	立	因	平	新	紋	西



中華製藥公司監製

中國人請服中國人丹

長期抵抗！要從商戰制勝
提倡國貨！須服國產人丹

完全國產 防疫聖藥 人丹



主治 中寒中暑 神昏熱厥 胸悶嘔吐
腹痛吐瀉 食滯酒醉 車暈船暈

大包五角 瓶裝二角 中包一角
小包五分 各埠藥房烟紙店均售

上海中法藥房發行



華商

甯紹人壽保險公司

上海江西路五十九號
電話一八七八一

承保團體壽險

保人保費保額保數
效家幸費保額
竭能如福低壹
誠蒙促廉毋百
歡工進毋元十
迎廠勞預元人
商資驗體即
行感體保可
機情保障投
關增障保
會加職保
社服工
投務身

本公司特點
——
科學管理
帳目公開
帳目穩健
投資穩健
準備股實

保險個人產生
促進社會安寧

裝貨搭客

甯紹商輪公司

總公司上海江西路三十六號
電話一八七八二

甯紹
新甯紹等輪行駛滬
甯靜

漢甯各綫

穩捷無此



華商

甯紹水火保險公司

上海江西路五十九號
電話一八七八三

營業種類

辦理敏便

火險 承保房屋廠棧貨
物家私等各項火

船壳險 承保江海鐵壳巨
輪專門管理

汽車險 承保各種私有汽
車備詳章

賠款迅速

朝望半月刊

第八號
版出日五十月八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徐朗西

怎樣防禦日本對華新政策 朗西

日本對我政策，早有一貫之主張，不過目的不易，手段與方法隨時變動；且其政策，對我有直接間接之步驟。九一八事變以迄東北四省爲其橫奪強佔，勉強爲華北之軍事協定，殆欲鞏固其以武力搶侵之地域，逐漸囊括華北。值此時期，日人最注意者爲破壞及防止國際對我之協助；並恢復及發展伊國對我之商業貿易。觀於邇來日人所擬所決之新政策，可以窺其大概矣。宋子文在美棉麥借款告成，及我國與國聯成立國際技術合作，日人惟恐國際對我之協助，初則極力反對，近復研究對策。據華聯社十日東京電稱，日政府部內對我與國聯之技術合作內部，分爲兩派：政府首腦部主張慎重，欲謀參加技術合作，不主以軍事行動惹起歐洲各國之刺激，強硬軍人外交派，則主張乘機猛進，掃除在華之歐美勢力，不辭再演二次變端。又報傳日人擬以青島爲中心，壟斷華北市場，實行傾銷握華北經濟之主權，此直接對我所擬所決之新政策。又間接其對我的新政策，即近日改變軍事外交及通商政策。其見諸實施者：軍事則增加陸軍之預算，海軍二次補充之預計，舉行大規模空防演習；外交則日之外務省擴大預算，確定非常時代外交方針。其新要求之重要者：(一)力倡打破官僚外交，(二)肅清阻礙外交之一切官僚勢力，求外交之統制，(三)與陸海軍取切實之連絡，組織連絡機關，除兩重外交之弊端，(四)擴大駐外之各種外交機關，

本期目錄

- | | |
|------------------|-----|
| 怎樣防禦日本對華新政策 | 朗西 |
| 略雲隨筆 | 白新 |
| 日本對華政策的解剖與我們的對策 | 夏紋 |
| 國內經濟加速崩潰之一斑 | 白新 |
| 現代英國新聞主義概況及其他(完) | 張資平 |
| 八卦爲原始語根符號考(二) | 周了因 |
| 皇象章草急就篇石本之研究(三) | 茹欲立 |
| 緬甸亡國後的建設與生活狀況 | 杜去恨 |
| 陝西三原通信 | 潤庵 |
| 日光空氣與人生 | 歸鴻 |
| 最後的恐怖 | 余慕陶 |
| 會考寫真 | 黃薇 |
| 水滸詩話 | 金岳 |
| 巴比塞與羅曼羅蘭(作家評介) | 張白衣 |
| 非戰博士(諷刺畫) | 梁四 |

(五)開自由任用之途徑，破除資格，廣收各界外交人才，任大使公使，俾發揮其才能。通商則設通商審議會。觀以上軍事外交通商等之新政策，其用意及目的無非為謀中國。至破壞國際助我之企圖，亦無非為謀中國人既欲利其國對我時時變其侵略之方法，加強其侵略之野心。失土未復，徒自內擾，所謂攘外，必先安內之策，亦徒托空言！蒿目時艱，日見東隣之虎視狼吞，磨牙伸爪，用為是憂！特撮其近日對我之新政策，以為國人告，並望急起直追，思謀防禦之策以圖存也！

峪雲隨筆

察事果告結束乎

華北軍事協定告成，日逆軍幾番交涉，幾多委曲，逐漸達到撤兵之目的，同時馮方等憤日抗敵，於中央標示禦外必先安內之政策下，獨能奮身殺賊，收多倫等地，其義勇亦足堪欽，奈因大勢已去，政策與中央違，又經幾番交涉，馮允下野，宋部回察，所謂內部紛糾之察事，

乃始告一段落，為抗日殺敵計，似中途捲旗收鼓，不禁太息，為中央一貫政策計，又為可慶，雖然，察事果從此順利結束乎？竊恐中間還有幾多波折，據報載某外人觀察，馮之允為下場，內幕係雜牌軍之鬧餉，及東南之聯絡接濟，不能實現，勢逼處此，非心悅誠服，有以致之，故方等部隊，猶憤勵如前，馮雖去察，名義現尙未取消，且聞馮軍在沙嶺，築下堅固之工事，察事之前途，究可從此安然解決乎，不無疑慮，蓋事必究其源，而後迎刃而解，否則一時之表現，非根本之圖，馮屢次宣言，中央祇要抗敵個人隨時可下野，果由衷之言，抑別有肺腑，而中央是否能本馮志而行之，固不待智者而識，故為根本解決紛糾，當推其源，取必要之方策，以要軍必而服衆志，即禦外必先謀內為一時策略，尤當真實做去，先謀內安，團結精誠，一致禦侮，收復失地，非既不禦外又不安內之足以鉗制一切，使之長治久安，且其人非予以相當地位，使之得展其才，亦不能懾服其心，俾就其範察事如此，其他類於察事者亦然，奈何不揣其本徒齊其末之比比皆是也。

唐柏遭殃

西安雁塔古柏。唐代植物也。老幹蔽日。黛色參天。稍有智識者。悉愛惜之不暇。不意大慈善家菩薩將軍。竊而伐之。製為書檯。嗚呼。以數千年來之珍貴古物。點綴一人一室之陳設。明目張膽。恬不為怪。鄉人士自西來者。言之鑿鑿。余陝人也。關心陝事。不得不大聲疾呼。揭示國人曰。毀我國粹。摧我國光。盜跖手段。菩薩心腸。可鄙哉將軍赫赫。可惜哉古柏蒼蒼。是乃社會之蠹。太息國家將亡。嗚呼噫嘻。

現代印刷公司

承印各種刊物
印刷精美

價格低廉
決不誤期

日本對華政策的解剖與我們的對策

夏 紋

自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日本帝國主義的鐵騎如入無人之境地橫衝直撞蹂躪了全中國，強占瀋陽復奪取吉黑，進極錦州復占領山海關，近更攻陷熱河，實質上已囊括了河北省的灤東半壁，察哈爾也在它的武力監視與覬覦之下了。對於這一事變的發展，在短視的中國人眼中，可以說始終沒有看清楚日本帝國主義所採的外交政策和步驟，糊裏糊塗去看了小半個中國。這並不是我故意侮蔑我們貴國人，而是有從九一八以來，對於這一事變的許多估量所共同表現的觀念可以作證明的。一般人看見日本帝國主義常常超過我們的普通常識和希望以外，不斷的進攻，幾乎沒有止境，遂單從它的軍事行動的積極性的外表去觀察，以為那種無所忌憚的放肆行爲，只是日本軍閥的蠻幹和冒險政策。甚至以為日本的軍閥，政客，資本家都是些蠢才，單純爲侵略熱和戰爭狂所鼓舞，遂不顧它所能引起的任何危險，而一意孤行似的。所以我們常看見我們貴國的評論家，在那裏發出痛罵日本軍閥的橫蠻和戰爭狂，似乎說日本軍閥是沒有它的戰略，它的軍事行動是沒有它的帝國主義之穩妥的外交政策在骨子裏指導一樣。

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認識上的錯誤，不但從國人的的一般評論中表現出來，而且也從一般人所自定的外交政策上表現出來。自九一八事變發生起，我們貴國的上等華人

之採取絕不抵抗政策，這是由他們自身的利益來決定的，我們可以不去說它。然而一般下層民衆，也爲依賴國聯的「以夷制夷」的政策所麻醉，這不能不說是由於我們自己沒有看清日本帝國主義的骨子裏的外交政策，因而以爲它的蠻幹的結果，總會引起國際的衝突，我們便可以假借國際的壓力，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甚至收回東北了。

其實真實情形並不是那樣，日本帝國主義是很聰明的，它的不斷的武裝進攻和爭城奪地，甚至步步加緊的侵略行爲，絕不是軍閥的蠻幹，也不是日本軍閥有勇無謀的行爲，而是日本帝國主義最有步驟和最巧妙的外交政策。因爲日本帝國主義最能看清國際的局勢，也最能看清中國的局勢，而且就它的行動所表現出來的看來，它的外交政策是極其富有伸縮迂迴性的，處處都如俗話所說，能夠採取「摩着石貫過河」的穩健步驟，絕不是無戰術無政策一味蠻幹到底的行爲。這我們只要詳細考察這一兩年的事變，便可明白。

現在全世界的國家間，主要的是兩大對立形式，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相對立，另一方面則是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英美對立。當然，在後者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相互對立的，但那含有全世界的支配勢力互相對立的意義的，則只有英美的對立特別重要。因爲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相對立，所以一切帝國主義者隨時都在企圖團結一致進

行反蘇的戰爭，希望包圍蘇聯的經濟的和政治政策與步驟的一致，於是如帝國主義間不管客觀的事實怎樣使它們很難一致，可是主觀上的確不敢和不願加深了自己的裂痕。並且在現在主持反蘇運動的領袖英國，爲了要在歐洲找得一個當前敵司令的國家，便極力援助法國的反動局面之勝利與穩固，努力調和着歐陸間各資本國家間的矛盾，它在東方一樣爲了要找得一個能夠當前敵司令的國家，便不能不設法保持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協調，不敢和它破裂。因爲反蘇聯的理由，不但英國在積極的做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團結工作，而不敢開罪日本，就是和日本在遠東有着極大利害衝突的美國，爲了要假藉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遮斷蘇聯勢力向遠東發展，爲了進一步的希望日本進攻蘇聯，也同樣的不敢和不願加深了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中間的裂痕，而牽制了它的反蘇聯活動，破壞了世界的反蘇聯戰線。至於法意等帝國主義，不但在中國的利害關係地位原不如英美那樣重要，並且也是其有同一目的，對於日本在遠東的行動不願加以阻撓。所有這些，我們可以總情的說一句，因爲蘇聯的存在和發展，因爲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的對立，一切帝國主義在企圖形成統一的反蘇聯戰線上，束縛住帝國主義者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干涉的手，尤其是束縛住在中國方面而有重大利害關係之英美帝國主義的手，而在一定限度內不能和不敢予日本以阻礙或干涉。

我們已經說過，在中國和日本有同等利害關係的是英美兩國，日本對於中國的勢力之伸張，不但損害着英美的對華勢力，它們的市場有被日本壟斷的可能，甚至其勢力有被驅逐出中國的可能。並且日本如果得着中國的土地和廣大的財

源來充實它的帝國主義的力量，太平洋的霸權將爲日本帝國主義所獨占，對於英美，尤其是對於美國是一個生死關頭。所以日本帝國主義的滿蒙大陸政策，其結果絕不只是大陸政策之一面，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是和它的海洋政策息息相關的。在這一點無論美國或英國都能看到，因而就遠東的簡單國際局勢說，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行爲之招致英美帝國主義的干涉，應該是必然的。但是，如果我們只簡單的看重英美與日本在中國的利害衝突和對立，是不夠的。如果以爲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行爲的單純關係必然會引起英美的干涉，更是錯誤。現在英美兩國的對立，同其他個別的帝國主義間的對立不同，是唯一含有廣大範圍的世界對立的意義的。因爲英國殖民地遍全球，又是幾百年來的世界海王，素來執着世界的牛耳，爲全世界的首屈一指的霸王。可是自歐戰以後，美帝國主義在歐戰中暴富起來，它以黃金的勢力壟斷全世界，不但使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都變成了它的債務國，以此控制世界的財政，就是老牌的而且戰勝了的帝國主義如英，法，意等等，亦幾乎爲黃金大王所控制。並且它乘機奪得廣大的市場，它以資本的勢力，門錄主義政策封鎖着南北美，英國勢力侵侵乎有被驅逐的危險。在歐洲戰敗的德國不特實際上變成了它的資本統制的殖民地，是銷納它的資本和貨物的市場，其它帝國主義也有同樣的某程度的隸屬關係。它的勢力侵入非洲，而且在澳洲和加拿大甚至因經濟關係大有離開英國接近美國的傾向。然而英國雖在戰後有凌落的趨勢，但究竟因爲它是第一號老牌的帝國主義，因爲它擁有普遍全世界的殖民地，所以美國的勢力之發展，雖然在某某地方也和其他帝國主義相衝突，但這種衝突範圍

之廣大，祇有和英國是唯一的。英美的對立因此是不為世界之一隅所限制的，是全世界之兩大勢力的對立。在這種情形下，未來的帝國主義大戰，無論開始時是以怎樣形式爆發，它的終結之形式的或者是意義上將是英美戰爭。英美帝國主義的衝突乃至戰爭，當然將是以太平洋為中心，而日本帝國主義對英對美的向背，它取着決定誰勝誰負的力量。因此英美帝國主義者為着預備各自的勝利的條件，一方面雖然恐怖甚至痛恨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進攻，可是誰也不敢自為戎首出面干涉日本，甚至各人都企圖在不太損害自己利益的條件下拉住日本作為未來戰爭中的同盟者。這樣，我們又可以結論式的說，在對中國的壓迫和侵略中，雖然英美日各自互相對立，甚至在九一八以後英美與日本的對立更加嚴重化，但這種帝國主義間的對立有一定的意義上說是限於遠東一隅的，它不能和英美自身間的對立具有同樣比重的世界意義。因而英美對日本帝國進攻中國，是為英美自身間的更重大的世界對立束縛住了手足，它們都不能在日本超過一定限度的行動時，貿然那取不問時間事態發展的程度的干涉態度，武裝的露而干涉日本。

不但如此，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在它的社會之末日將臨的時候，其拚命的行動絕不是甚麼好大喜功的簡單心理所激動的，的確是為它的生存問題所逼迫而起的不得已的行動，因此旁的帝國主義的干涉與壓迫，其被壓而引起帝國主義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目前的資本主義世界裏，都受着種種危險的威脅。首先就是經濟的恐慌之嚴重化。固然，經濟恐慌嚴重到絕對無法解決時，它自身也成為戰爭爆發的動力，近來有許多資產階級學者主張以戰爭來刺激資本主義的繁

榮，尤其是五金工業資本家熱望着戰爭的爆發，就是一例。但是，在各帝國主義國家為不景氣所苦時，不但戰爭更是以破壞它們的市場，並且財政上也感覺無力來充實自己的戰鬥力，應付戰爭的耗費。帝國主義者不能不為這種經濟的不景氣所威脅，而不敢立即爆發戰爭。另外，在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軍備未準備到自己有操得勝算的不能的時候，也是不願輕率發動戰爭的。可是現在在各帝國主義都尚在加緊準備軍備的時候，在未準備得相當充分時是不敢爆發戰爭的。至於上次大戰所給予它們的教訓，是工人階級乘勢崛起，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之出現，這對於帝國主義是一種很大的威脅，使它們不於萬不得已時也不敢爆發戰爭。所有這些威脅，使各國帝國主義時存戒心，因向對於日本進攻中國的遠東問題爆發中，也束縛住了它們的手足，不至萬不得已時不願武力干涉日本的行動，是很明顯的。

不特各帝國主義國家為種種原因束縛住了它們的手足，就是蘇聯也因為帝國主義國家的聯合反蘇聯的企圖所恐駭，為經濟建設所牽制，不能對於日本帝國的行動有所表示，是很自然的。至於中國，它知道中國軍閥的不統一和集中，知道他們都不肯犧牲勢力而願留着力量進行內戰，更知道他們便會專心摧剝他們所最怕的匪，知道中國這幾年來民眾革命力量已被打散，壓在十八層地獄下起不來，所以它深明它的進攻是遇不着甚麼抵抗的。所有這些，在日本帝國主義者都看得很清楚，所以才發動九一八對中國的戰爭。因此我們說日本帝國主義九一八以來對中國的軍事行動，絕不是沒有遠大和穩妥的外交眼光作指導的軍閥蠻幹行為，而是日本帝國主義深審國際情勢與中國情形的結果，是老練的外交政策下

產生出的武劇之一幕。

日本帝國主義看清了現時的國際局勢，它抓住各帝國主義間和蘇聯的矛盾與弱點，發動了戰爭，並且也在這一基本的外交政策下，隨時採用探試的政策，而穩妥的利用這些弱點，決定它的軍事行動的積極與消極的態度，以實際的發展

它的利達，占領了中國廣大的土地。關於這種探試的外交策略和一切軍事行動都本此政策而行的事實，在九一八以後的一切事變之發展中都可以看出。我們可以略加分析來證明一下罷。

(下期續完)

國內經濟加速崩潰之一斑

白新

大家知道，今日的我國不僅處在危亡之秋，且已旦不保夕了。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相繼淪亡，國內戰爭，不斷擴大，在此情況下，每人是失掉了他的生存力，走向死亡的適路。我國的生命線——經濟——也更迅速的整個被崩潰了。

報紙上告訴我們，全國紗廠不斷在減工與關廠了，絲廠有百分之八十的廠是關門了，其他各工商業不是倒閉便都衰敗不堪了，農村經濟更是空前的在破壞中，對外貿易的低落加入超的猛進，開了我們空前的記錄。經濟危機已經籠罩着整個人民生活，逼着走向一條死亡線。

不久以前，我們看見華商紗廠聯合會通告，在通告中告訴了我們！因外貨傾銷，華商紗廠競銷失敗，故存貨日增，市價是慘落了，營業是虧本了，迫得他們在全國實行減工至百分之二十三。可是在減工以後，不僅仍不能挽救其危機，而更顯現其危機之激化。據最近調查，現在已經完全停工的紗廠計紡錠達三十四萬餘枚，停夜工的計有十萬餘枚，這一四十四萬餘枚的錠，且點了全國總錠數之百分之十五。

這是中國唯一的新式工業，也是最稱發展的紗業；但牠總究在帝國主義競爭下，被犧牲下來了。華商紗廠聯合會年會報告書中說：「……亡清馬關條約，許外人有在華設廠之權，貽禍至今，遂陷我國工業於万劫不復之境，而於紗業尤甚。民八之一、四六、八〇〇〇錠中，屬於華商者八八九、〇〇〇枚，日商為三三三、〇〇〇枚。而廿一年之四、九〇四、〇〇〇錠中，屬於華商者二、七三〇、〇〇〇枚，其增率約為三倍強，屬於日商者二、〇〇三、〇〇〇枚，其增率則六倍強……」。

在世界經濟恐慌尖銳化中，帝國主義者必然更加緊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剝削，故日帝國主義一方面不斷擴充在中國的紗廠，另一方面更增加棉紗的輸入，而使中國紗廠遭到可慘的失敗。據天津紗廠最近計算，以錠子三萬例。每一包紗多則要虧二十元，每年須虧四十萬元；少則每包要虧十四五元，每年亦計虧三十餘萬萬元。故華商紗廠聯合會年會報告書中，繼續指出；

「……以言外侮，則九一八及一二八相繼發生，損失之鉅，不可數計……以言內患，既承重大水災之後，又復匪亂會延，金融緊迫，百業蕭條，農村瀕於崩潰，購買能力大減，而在吾業痛苦尤深，蓋經濟惡化之趨勢，舉世相同，彼工業先進之國，物品過剩尤甚，乃以傾銷之法，推拓國外市場。我國關稅較輕，遂成外國尾閥……故傾銷之痛苦，亦以吾人所感受為最深……」

顯然，除了帝國主義剝奪外，更加上國內軍閥混戰，土匪擾亂以及天災！而更加速全國紗廠的崩潰。不僅紗業如是，如絲業，上海總計有一百〇六家的絲廠中，現在計能開一部份工者，僅只二十家左右，無錫在四十九家絲廠中，有三三家停了業。漢口二十八家絲廠中，能全年營業者僅有二三家。在一九三〇年廣東計有八十一家絲廠中，一九三二年減至三十九家；生產額由四萬疋減至一萬疋。山東於一九三二年三百家之企業中，而停業者計達一百家以上。

近日來報上登載上海的絲廠又因減工減資而引起工人的大罷工，各地絲業都因絲價的低落與營業的衰敗而關了廠。舉無錫為例，以去年與十八年的比較，其表如不：

年 度	絲廠數	絲車數	全年產絲量
十八年	四五	一二、七〇六	三一、六三七、九四
廿一年	二六	七、九五八	一〇、八九八、二五

這雖是廿一年年底的統計，可是我們可以斷定，今年的絲業是更慘落不堪的，只要看一般的經濟恐慌及全國生產愈益衰落中，可以證明。而且不僅如是，同時看外絲進口的增加——只以今年第一季與去年第一季比較——自國外輸入的絲，人造絲為其製品，去年第一季是三、五二七、二六八元，

今年則增至四、三五五、八二八元。在國內經濟恐慌尖銳化中，不僅不減少外絲的輸入，而反大有增加，無疑的，那是更加速國內絲業的破壞。我們不妨再舉近年來中國絲的輸出數額！

華絲輸出額(數額單位擔，價額單位關兩)

年 別	輸出數額	輸出價額
十八年	一八九、九八〇	一四七、六八一、三三八
十九年	一五一、四二九	一〇九、一八一、一二四
廿 年	一三六、一八九	八四、六八〇、一二四
廿一年	一七八、二一九	三二、九三二、二五〇

為我國惟一最稱發達的輕工業——紗業以及絲業，牠們都在帝國主義進攻與國內紛亂的局面下，被犧牲下來。自然其他各工業，同樣被籠罩在破產的裏面，在國際貿易局去年中國經濟概況中便說：「廿一年我國工商業所遭遇之困難，為近年以來所未有。承前年之大水災以後，歲首即有一二八事變，其直接對於上海工業損失，據廿二年市社會局所發表共計受損害廠家達八九六家，損失達五三、〇七九、一九五元……如他各地如華北華南之工業，亦大受影響……」。

「……各地工業凋蔽之時，商業自無由發展。去年我國工商業，殆有普遍不振之趨勢……對外貿易，大形跌落，國內貿易，初以滬戰影響，運輸困難，銀行倒閉，商人無力付款，商務殆陷於停頓狀態。三四月以後，秩序漸趨漸恢復，然以內地不靖，人民購買力銳減，加以金融業採取緊縮政策之故，商家大多虧折……就華北方面而言，歲首天津出口貿易如棉花毛皮等，入口貿易如紗布等，均告停歇……更就華南方而言，廣州商業，幾無一不顯凋零之象。銀業倒閉四五

十家，紗花土布業，亦倒閉老字號數家……長江方面，漢口自水災以後，商業本奄奄待斃，加以國難匪患頻仍，人民購買力減至極度，商店倒閉者，達千餘家，貿易減少四千萬元……他為杭州，鎮江，蕪湖，九江，紗市各地至歲尾年頭，商業無不現蕭條之象」。

國際貿易局雖然指出了全國經濟崩潰的趨勢，但在他的言詞中似認為惟一的原因即在滬戰，這顯然是不完全確實的。我們可以知道，過了滬戰以後一年餘的今日，全國紗廠反宣佈了減工至百分之廿三，絲業較去年更衰落，此外如橡皮業，金屬工業以及商業，金融事業，無一不表示較去年要衰敗。便是對外貿易在今年第一季的入超，竟超過任何年份的新記錄，這對外貿易的慘敗，無疑地表示中國工農業較去年反更衰落了，我們來看對外貿易的情形：

本年之國際貿易(單位元)

	入	出	入	出
一月	101,738,835	55,593,290	23,133,655	28,465,135
二月	113,466,611	50,700,999	23,133,655	28,465,135
三月	147,033,799	55,296,698	23,133,655	28,465,135
第一季	362,239,245	161,590,987	70,399,965	85,191,022

去年國際貿易(單位元)

	入	出	入	出
一月	161,337,755	75,648,355	85,191,022	95,457,334
二月	155,596,207	68,412,999	85,191,022	95,457,334
三月	147,033,799	80,840,296	85,191,022	95,457,334
第一季	463,967,761	224,901,650	255,573,066	286,371,702

去年第一季正在淞滬大戰與交通阻礙之際，但對外輸出

是比今年反有增進，而今年度的入超，且反較去年有增無已，這更證明今年度的經濟是如何在加速的崩潰中！


對外貿易的增減，顯示了全國的經濟生活。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我國，入超之空前的增進，不僅表示看國內經濟加速的崩潰，而更表示帝國主義加緊牠底剝削關係。在帝國主義本身危機尖銳化中，必然的，而且必須的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當作牠底犧牲品。日本帝國主義強盜般的奪取東三省，熱河，察哈爾並窺取平津，祇是帝國主義的血腥政策的表現。

數十年來被國際帝國主義壓迫下的我國，牠底破產本命運註定了的。在帝國主義危機強烈化中，是更加緊對我國的剝削，必然地我國任何部份也更加速的被崩潰下來。

——(完)——

使 他 敵

胃 病 神 藥



本藥為德亮飲醫師二十餘年
經驗所得之結晶純潔無
產藥物而以最新科學方法精
密提煉凡一切胃病如
消化不良肝胃氣痛食慾不振
嘔吐瀉痢積滯等症之神效詳
細功效服法內載仿單

上海霞飛路二九一號
進 化 藥 房 經 售

現代英國新聞主義 Journalism 概況

並論 humanity 道主義一及一非

人道主義 de humanize

張資平

(1) Osbert Burdett 的 “Universal History of the World” 中之一節, “Imagist Anthology” (1930) 的序文。

(2) Glen Hughes 的 “Imagism and the Imagist” 的序說。

(3) McGreevy 的 “Richard Aldington”。

(4) Ernest Phyi 的 “Everyman Remem'ers”。

(5) Iris Bary 的 “The Ezra Period”。(美國 Bookman, 1931 年八月)

(6) Isaacs 的 “Contemporary Movements in European Literature” 中, 英國之部分。

直接地受新藝術運動的影響而獲得教育的人們, 在今日另出了一班人。物寫自己的時代之的重要代表作品者有 John Collier 和 Iain Lany 的 “Just the other day”。又如 Wyndham Lewis 的近著 “Doom of Youth”, 是表示着今日青年和古時代的人們是怎樣地大不相同這些都是受了新的文學和社會觀之薰陶的。

在今日反對通俗文學之唯一個人, 是上述之 Lewis。他在發刊 “Blast” 之後, 從 1921 年至 1922 年間, 出了 “The Tyro” 兩期。又由 1927 年至 1929 年間, 出了三期的 “The Enemy”。他又發表 “The Art of Being Ruled” 和 “The Apes of God” 等大著作, 以攻擊通俗文學及政治論。Eliot 也在 “Criterion” 誌上論研究社會及道德等問題。Huxley 亦同樣討論道德。這些人之主要目的是在宣傳 Anti-democracy。至 Middleton Murry 的存在常時是中間的, 帶透明的少壯的人生觀。他的 Intellectualism 是新浪漫主義, 一種宗教的, 常識的 (惡的意義上之通俗性,) 傾向。近來他又寫了 “The Necessity of Communism”, 但排斥蘇俄的共產主義, 而以似 Ruskin 的宗教的方法說明共產主義的。

Madox Hueffer (Ford) 的 “The English Review” 及 M. Murry 的 “Rhythm” 雖是舊式的刊物, 但在文學史上說, 對於新的文學之介紹有極大貢獻。在前者有 Norman Douglas, D. H. Lawrence, Ezra Pound, T. S. Eliot 等為特撰員。在後者對於新畫家之介紹, 亦頗詳盡。

1925 年 “The Calendar of Modern Letters” 出版, 主持者為 Edgell Rickword。該誌載有他的 Sir James Barrie (Scoutlines 1) 及 D. H. Lawrence 的 “The princess”。這個刊物並未特別介紹新文學。

在國外，特別是在巴黎的英美人，亦出有新文學刊物。其中有名者為 “This Quartet,” (1925, edited by Walsh and Movr head) “The Trans atlantic Review”, (Ford 爲主筆) “Transition”, (ed. by Eugene Jolas Published by the Ceryice Press, the Hague) “Echanges” 等。最近 “This Quarter” (和以前的編者不同, eb. by Titus) 及 “The New Review” 頗活動。

劍橋大學派的青年文人發刊 “Experiment”, 牛津派則出版 “Oxford Poetry”, 以促進新的文學。1927 年時代 Auden 等亦介紹新的文藝。

最近有 “Secruting” 出版以 Empson 的主撰人。

1917 Leonatd Woolf 設立 The Hogarth Press, 早就刊行了新的文學書籍。有許多新文學論, 都由此書肆作小冊子出版。T. S. Eliot 的 “The Waste Land” 單行本亦在此書肆發行。又 “Faber and Taber” 書局, 則出版新進的文學書籍。此出版社顧問爲 T. S. Eliot。

其次, 1928 年, Jack Lindsay 和 P. R. Stephensen 共同發刊文們學雜誌 “The London Aphrodite”。這刊物表示了一種足以令人注意的青年們的文學態度。總而言之, 這刊物是反對 Highbrow 群中的 W. LeMis 及 Eliot 之戰後文學的青年們文學運動。他們當然也反吾舊式的 low brow 的戰前文學的系統。即他們反吾朝度的 intellectualiam 的文學態度, 同時與反吾舊式的反動的 lowbrow。結局, 在新文學中, 保持着比較中庸的 Modernism。稍前期的 Norman Douglas 的文學是此派的代表。他們吾於屬同系統之 Huxley 及 Sitwell 一辟與表示好感。總之, 他們是屬於 Huxley 派的新人。在這刊物的第一號, Stephenson 撥一篇論文, 問名 “Eclitorial Manifesto”。他說, “我們所保持的觀點, 對於 Modernism 派與其反動派都似乎是有害的。不論是 Squire, Eliot, Lewis, Dean Inge, Hundert Wolfe, Robert Graves, Cummings, No es, Maritain, James Douglas, Roger Fry, William Orpen; 假如以腕力強制他們讀我們刊物, 他們一定是惠必地或不耐煩地厭惡這個雜誌吧。”又 Jack Lindsay 亦寫有 “近代意織” 之論文, 以他們的立場, 作現代文藝之道現的批評。他是奇才的批評象, 所論至爲有趣。作二十世紀的文學批評, 實在是一種名論。他攻擊 Eliot 的論說, 也攻擊 Joyce 和 D. H. Lawrence 的小說。但對 Norman Douglas 則不吝稱贊。該誌第五號有 Norman Douglas 論。關於詩, 他們稱讚 W. J. Turner (Romance) 及 Roy Campbell (The Flaming Terrapin) 等。在稍古的詩人中, 則稱讚 Yeats 及 Bottonley 等。

總之, 他們主張 humanity, 以 Douglas 爲這方面的最好的作家。在這個意萬上的 humanity, 不外是文藝復興時代之希臘精神的中庸說。他們批評 Douglas 爲希臘人, 即這個意義之證明。不過, 從另一方面說, Douglas 是很明白的, Dehumanizing 之主張者, 但不及 W. Lewis 之超於極端而已。Lindsay 大概以 Douglas 之 Dehumanize 得其中庸, 便稱他爲 humanity 的主張者吧。從浪漫主義觀察, 即從浪漫主義的 humanity 觀察, Douglas 對於 humanity 是施行 Dehumanize 的。至這

些青年的時代為止，文學美術的 intellectualism 把浪漫主義的 humanity 完全 dehumanize 了。故他們作一個反動，想再恢復多少浪漫主義的人性。但他們決不是浪漫主義，而是得其中庸之。intellectualism。當然也不容許任何靜類的 sentimentalism 的存在。這是值得注意的。他們以 Douglas 的“South Wind”為典型的文學，而加以尊重。但對於宗教的思想則亦排斥。

寫小說成為有名的 Journalist，有 H. M. Jomlinson。（他作一個 Journalist 則有勢力，寫小說及論文亦立即通俗的意義上成名了。）他於 1873 年生於倫敦之 East End，戰政中當“The Daily News”之幹部。由 1917 至 1923 當“Nation and Athenaeum”的文學主筆。他的“Eallions Reach”（1927）是自敘傳式的小說，亦為有名之通俗小說。論文有“Between the Lines”，亦是通俗的文章。

Harold Nickson 原為外交官，當“The Daily Express”的文學主筆。1931 年發刊“Action”週刊。他是一個 Journalist，故亦常寫通俗的小說。

A. P. Herbert 由戰前起，即為“Punch”的投稿家，亦是 Journalist。J. B. Priestley 則與 Daily News 新聞紙有關係。總之，Journalist（通俗雜誌報紙等）的小說，雖具有 best-Seller 的種種要素，但盡是通俗的小說。Priestley 何以成為 best-seller Gilbert Armitage 氏在英國“Bookman”（1931 年十一月號）所論的通俗小說之解剖對他之批評非常適當。

Hutchison 亦是通俗的 Journalist，寫有“If Winter Comes”，一時成為 Bestseller。他與“Pearson's Magazine”，“London Daily Graphic”，“Evening Standard”等刊物有關係。

一說到英國的小說，一般都認為有通俗小說的傳統形跡。Dickens 即是當時代的通俗小說家。非通俗的小說，大體都用詩發表。例如 Browning 的“The Ring and the Book”等，是 high-brow 的小說。不過表現形式，如韻文而已。

又 Henry Williamson 是與“Weekly Dispatch”，“Daily Express”等有關係的小說家，寫有“The Beautiful Years”，（1921）“Dandelion Days”（1922）等小說。

A. A. Milne 最初作一個 Journalist，有偉大的經歷，曾充“The Times”，“Punch”，“Spectator”等刊物的主筆。他的小說和戲劇能夠成功，亦是因為具有一種通俗性。

（譯西脅順三郎原著）

第九期要目預告

- | | |
|-----------------------|-------|
| 1. 蘇聯極東政策之轉變 | 王立凡譯 |
| 2. 日本對華政策之解剖與我們的對策(下) | 夏 紋 |
| 3. 井田制度與封建社會統治權之關係 | 徐 心 芹 |
| 4. 詩與散文(竹友藻風作) | 張資平譯 |
| 5. 獄囚的歌唱(小說) | 余 慕 陶 |
| 6. 會考寫真(報告文學) | 黃 薇 |

八卦爲原始語根符號考 (三)

周了因

善，舌也。善古作舌，從口，今舌字之形，固尙存其略也。正韻：「善，本常演切」。毛氏謂善惡之善上聲。善聲固與舌聲相近也。

舌爲聲之本，善爲舌聲，中國儒家的教訓是「君子毋忘其本」，此善之所爲佳爲良也。

然古但知善爲舌聲，而不知舌聲起於坎，而坎又起於欠，蓋「格物致知，止於至善」。知有所止，乃不得不作極度之假定，以善假欠，故曰「止」，以示有所示盡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爲儒家之根本態度，若道家，則以假定爲肯定，執於陰陽之分，善惡之名矣。

坎起於欠，欠爲舌聲，發聲時，舌內屈，上下唇外開。屈屬陰，故爲全線，(一一)。闕屬陽，故爲缺線(一一)。上下陽，中陰，故坎卦之象爲☵。於是人由兩層的四象，增加到三層的八卦了。

舌內屈爲一聲，則舌外伸當另爲一聲。舌內屈，則上下唇開，舌外伸，則上下唇闔，故反☵卦而成☶卦。

☶音離。說文：「離音離」。離，散也。晉書：「司馬與尸舍餘氣，形神已離。」氣與舌內吸爲欠，故氣與舌外散爲離。然則，坎之與離，其猶「邪」之與「許」，「嘻」之與「呼」乎。離从佳者，後人以離卦爲雉，佳蓋示其類也。

於是，人繼四象之後，先有了☵☶二卦。又以☵☶二卦

，法起於陰陽，聲本於舌，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

X X X X

人既知舌聲，也就會曉得齒聲。齒聲，易假定是「震」。易說卦傳：「震，動也，」爾雅釋詁：「震，懼也」。坎離之聲，起於疲勞，而「震」聲固當起於恐懼也。

但震卦要怎樣畫呢？

以舊時闔關伸屈的姿勢，做陰陽的標準嗎？但齒與舌俱爲中線，則將何以爲齒舌之別乎？好比☵這卦，他的中線，是表示舌的伸屈呢，也是表示齒的闔關呢？齒舌不可分，於是，象之用窮。但窮則變，變則通。人知「象」不足恃，乃求之於「氣」。

人當發聲時，氣有上，下，出，入，之別。於是，人以形之闔關伸屈爲標準，而以氣之上下出入爲標準。上，出，爲陽(一一)，下入，爲陰(一一)。震聲氣由上而外，故上中二線爲陽線，下爲陰線，乃成☳☶卦。

故可見者乃謂之「象」，不可見而可以卦形之者謂之「器」。器，氣也。說文謂「衆器之口，尤所以守之，」漢人知形不知聲，故有此誤。器古作器，中爲太，不爲犬。太，曠在口中，蓋象氣之出入而成聲也。「利用出入，制而爲籥爲笛。出入之聲有所限，因限生法。故曰：制而用之謂之

法。』後人以簫，笛，笙等法，皆始於器，故以器字包刮之，謂之樂器。器為抽象名詞，簫笛笙為具體名詞，抽象名詞後於抽象名詞，故樂器之器，非原始之器也。

X X X X X

陰陽之道，至震卦始完成。蓋陰陽初為相對性之假定，由相對性之假定乃產生，固定的形象。又因固定的形象，不能分齒舌之聲，故陰陽二性，終於變成氣之假定。陰陽「不可見」，氣亦「不可見」。以「不可見」假定「不可見」，於是，假定之功用畢。故曰：「成之者性也」。為齒性聲。

『通論：性，生也。周禮：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物生為物性。』

『集韻：性，新佞切，音胜，心悸也。』

震音振，音辰，音真。由振，辰，真，以至於生，胜，聲固相近也。且震為懼，性為心悸，意亦相同。

心有所悸，則振齒作聲，其聲為震。聲發於齒之自然作用，故謂之性，此性之所以為性也。

三為震，反之「艮」聲氣由內而下，內下陽性，故艮之卦為☶。

艮，止也。蓋艮聲之氣，內入下降，止於舌根，故其聲短，有所限也。此根與限之所以皆從艮也。

集韻：「限，本魚戀切，音艮」，

易艮卦：「九三其限，」

且恨聲从艮，艮聲其有恨乎。艱亦從艮，艮聲有艱乎。釋名：「物得備足則喜悅」。釋名處釋名之也聲。悅之聲為兌。集韻：「兌，俞內切，音容。」容容其喜悅時所發之聲乎。悅則兌兌，恨則艮艮，然則艮之聲，因起於恨也。

這麼一來，人類根據發聲的姿勢，造成了☶☶☶☶四個卦。後來又因卦生卦，人類曉得陰陽二線，並不止於以上四種組織，他還可以組成這麼四種不同樣的卦：☶☶☶☶。

X X X X X

我們已說過，人因物得備足，則發生兌聲。兌聲氣在上，故即以☱號兌。反之，氣向上為兌聲，氣向下則為「巽」。聲故以☴號「巽」。

巽音遜，音撰，音濬巽卦說：

『篆曰：重巽，以伸命。』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其有窮之感乎。物質有限，而愛好無窮，故生恨，恨而無如之何，乃有「巽巽」之聲。故曰「頻巽」之吝，志窮也。物質有限起於數，數為不可避免之事實，不可避免之事謂之天命，故曰：「重巽以伸命」也。知其為天命，故遜

，此古巽與遜同音而且同義也。

『書，堯典，汝能庸命巽朕位。』

X X X X X

在這裏，我們應當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自☶☶☶☶四卦，為先有聲而後有卦。而自☱☱卦以後，如兌巽二卦，則是先有卦形，然後始附之以相合之聲。先後卦聲，故着重於聲之陰陽。卦後聲，則着重於卦之形象。形象有盈缺之別。兌卦上缺下盈。缺，有所損也。盈，由損而益也。此易之所以又有損益之法，蓋專就卦之形象而言也。

益則皆益，乃成☱☱卦，反之，損則皆損，乃成☶☶卦。乾坤二卦，蓋亦先成於損益之法也。

(未完)

皇象章草急就篇石本之研究 (三)

欲立

吾於吾文第二篇中。已疑余沈二藏本為好事者刪去楊氏石刻中之真書而偽為之者矣。繼復取楊氏石本。細加檢閱。乃知楊氏所據之葉本。其殘缺之迹。計共五段。第一段計缺真草書二十四行。第二段計缺真草書四十八行。第三段計缺真草書十六行。第四段計缺真草書十二行。第五段計缺真草書亦十二行。復前後玩視。詳加推核。然後恍然於楊氏所據之葉刻標本。為真草書並列。十二行成一頁。計共卅又十行。今第一段之殘缺為二十四行。是二頁也。第二段之殘缺四十八行是四頁也。第三段之殘缺十六行。則一頁又四行也。第四第五段之殘缺皆為十二行。則各一頁也。合之共殘缺九頁又四行。其中最難索解者。即第三段四行之殘缺。何以不

為一頁。不為半頁。而為四行。然正以此使人知前後所缺者皆為整頁。則此四行與下八行。適成一頁。而第四第五兩段之缺。皆恰居整頁之地位也。俞沈二藏本。既為一石。(沈本另脫去四行一為首二行一在中央)其殘缺之地位。一與此同。無其理由而同其形迹。其為竊取楊本。而刪其真書。以誤後人。無可疑矣。然則俞氏以之為元明舊刻。尚非確當。而梁氏竟謂唐摹宋刻而閉揚者。不更踈歟。故予謂皇象急就篇章草石本。以今所見。斷以楊氏石刻為最古。二藏本非其匹也。世有不以予言為然者。請熟讀此三篇之文。而更申其說焉。是所望也。二十七日又草此。

緬甸亡國後的建設與生活狀況

杜去恨

(緒言)

自亡清光緒十二年，英國完全佔據了緬甸半島，同時又向我國訂立中英滇緬條約五項以後，緬甸就從此亡了，可是在這四十多年前後的緬甸？完全是兩樣的，我們考查緬甸未亡以前的內政，就可以曉得世界上是一個強盜主義，緬甸的亡國因果，我們不要再說它，光拿緬甸亡後的一切來說罷，當英人佔了仰光埠(海口)的第二年，緬京滿特勒(譯

音)也繼之而失陷了，緬人君民都無一個抵抗的，連一槍也不打，就把這純善的緬皇夫妻架在汽車上往仰光去了，緬京人民素信佛教的小乘，只一個一個的跪在京城前門一帶哭着唸渣魯渣魯(緬語善哉善哉之意)從此緬國遂開世界亡國不抵抗之始！這也是受了我佛的慈悲，使他們做了一個世世代代不抵抗亡國的亡國奴了，以下是我最近把他們亡國以後的各種建設及人民生活的實況，講一講。

(A) 煤油場的建設及工人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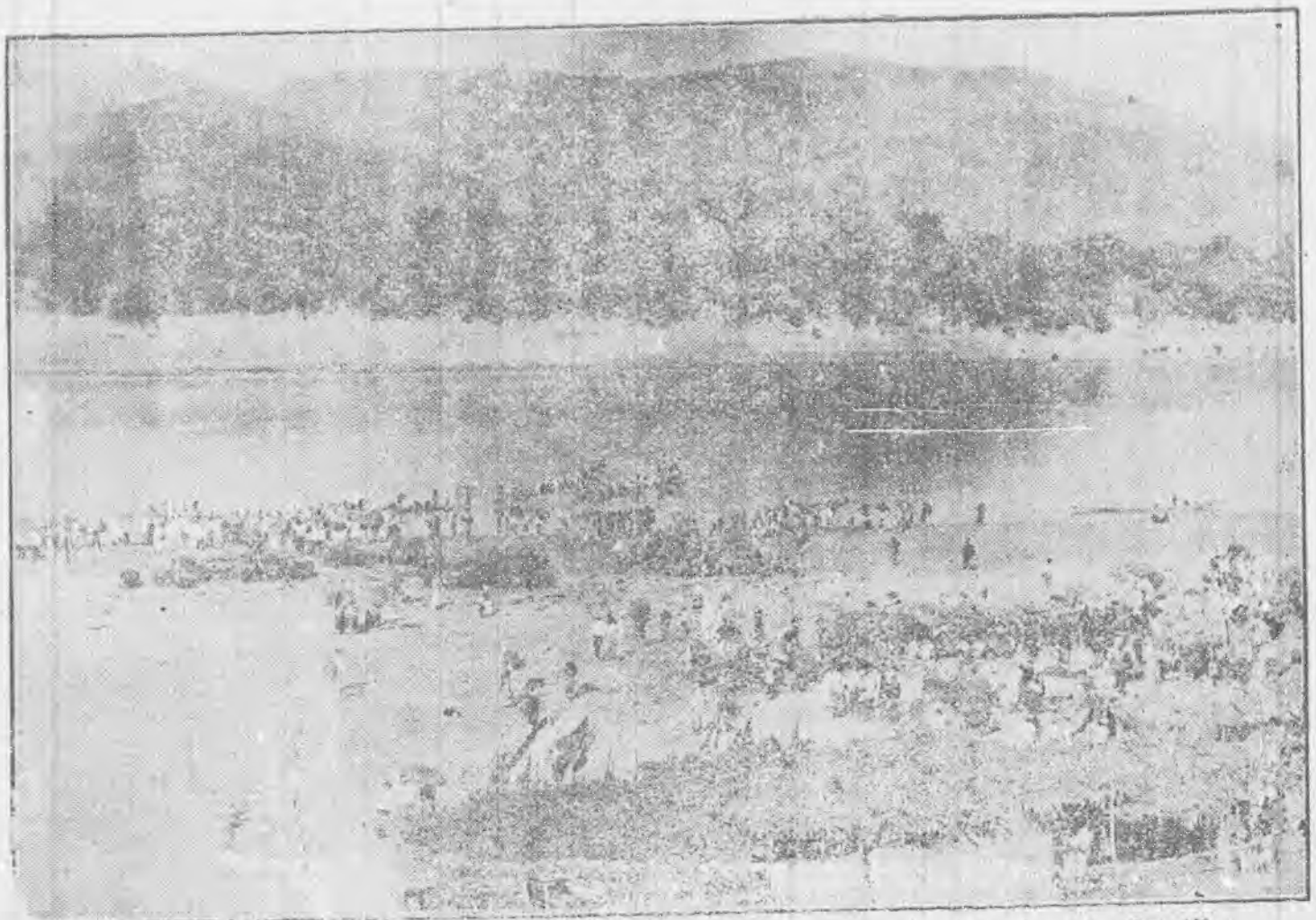
凡到過緬京滿特勒的人們，都知道緬甸的煤油場，（緬話粵喃就是煤油）為南洋羣島所沒有，牠們對於煤油的採取方法都是別開生面，工場之大，工人之多，當然出貨的數量不少，據英國駐仰光總督的報告，每年輸出外國的煤油收入在一〇〇四〇・〇〇〇磅，也就可觀了，其工人多屬印度緬甸兩國人，華工近來尤為很少了，英人對在該工人的生活是比較優待一點，工資每英金八元左右，工作時間在最近也改為八小時了，工人組織集團向來例禁這英人對殖民地的慣例，不但煤油場的工人如此就是旁的工場礦場莫不如此。

(B) 緬人爭得普選權以後之市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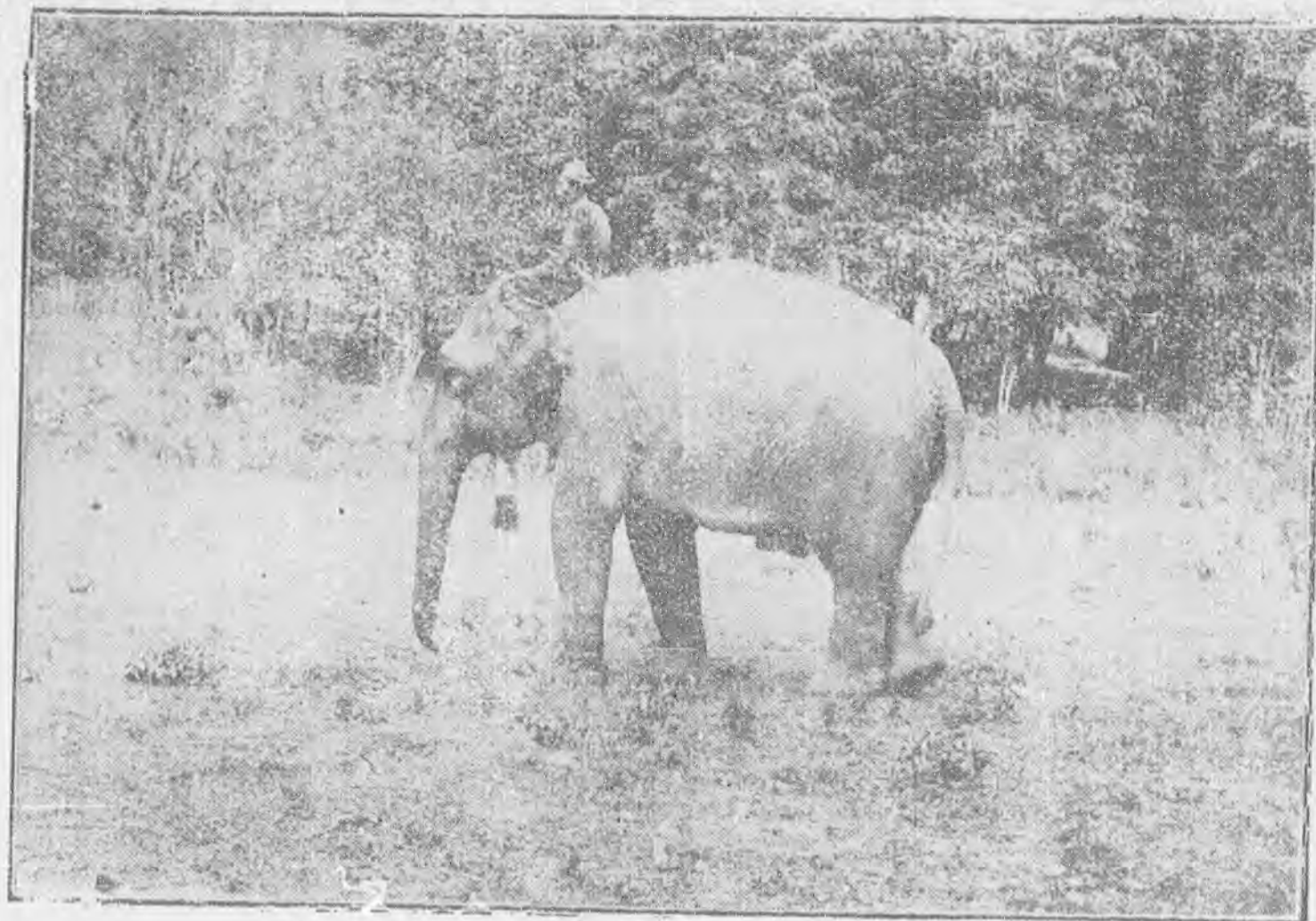
緬人從前對於各種民權，夠不上講的，自歐戰以後，緬甸青年留學倫敦返國大倡民權，遂聯絡各佛教領袖一同向英政府提出條件，至去年有緬甸圓棹會議之舉，既後僅爭得普選權而已，緬國各埠市長之選舉權歸緬人普選，最近緬人之建議設事業頗多實現，緬人獲得之直接間接利益實屬不少，我單舉緬京的市政一項來說，大有日新月異的建設了，人民方面工場既多失業的緬人就很少很少了，我向不聽說緬人失業的也是一個緣因了，緬國本天富得了不起出產豐富，人民只要怠惰那就能生活了，關於緬京市政的組織頗可使我們羨慕他們取單純的，什麼奇奈雜稅自然一概沒有人民只受福而不受禍（指負擔少而言）這就可行了。至於街市之革新商場之整理，就是幾家村戶莫不設有警察菜市水等等之備，吾緬人遊歷見之大有望洋興嘆之慨。

(C) 緬人之吃飯與娛樂

他們全國上下吃飯的第一特別處，是不用筷子，也不用



緬甸之間能夷於過年時競渡龍舟江景頗類川江



象馴之飼所樑棟刀慰宜里車係此

刀叉，吃飯器具，旁的都與世界各國相同，他們就是接待外國朋友吃飯也不大用筷子我們中國人久於緬甸的，也善學他們用五個手指接作吃飯了。我也學過

以母指食指中指三個手指爪飯的本事很

都是席地而坐，會食的時候均用三個手指頭，飯同菜入口，至說湯，則用湯匙取湯入口，這是緬甸人吃飯的習慣。講他們的娛樂方法也多我舉其普遍的一椿來說，緬人迷信佛教太深，一國之中，無殺牲畜者（操此業者多為華人及回教印人）甚至行走道路中，偶遇殺豬殺雞者手持鷄魚血淋如注者，必掩面而口唸南無不止，所以他們每年必舉行跳舞二次，名曰佈施跳，（緬話叫做踊擺）雖屬慈善祈禱的行爲，然而成了緬人的習氣風俗了，此種跳舞的音樂為全世界所無的有一種大圓形，圈中立人音樂家，周圍用銅質的凸心鑼（緬語叫做緊關就是鑼鼓并用的意思）系在上面如螺絲形，從一寸大至一尺大的，起碼以百個為限，此音樂家立於正中敲時由小而大，或從大而小，隨敲隨轉，身體活潑，音聲高低清雅，不論何國音譜音調皆隨此凸式鑼的波動而發生極可愛可聽的聲音，最使我們高興而滿意的就是當樂音一發的時候，參加跳舞的男女青年們，莫不按照其音拍而跳舞這是緬甸國特有的音樂器具凡關於緬人娛樂場跳舞時定有此樂器，其外如戲場也有不過形式比較小點，其他的音樂器具與我國一樣，近年以來各國的音樂器亦有增加的，此為緬人吃飯與娛樂的大要。

(D) 緬甸人的居住與衣服

古代與我國一樣，所以我遊覽他的舊京宮殿，就可以想見他們與我們明代是一樣建設的。明朝的宮殿，我雖沒有見過不過書上所說的，及北京所見的宮殿，南京所見的明故宮

遺址，大略髣髴緬甸京城裏面的故宮了，他的房子形式雖矮一點，建築的材料很好，至今英人放棄多年未曾修理，猶如才建築不幾年的樣子，我最注意看了一下的，就是明妃殿一屋，真如北平的宮殿，聽說明代曾以公主下嫁緬王，所以才會有這個殿宇，而今人亡國頹堪興歎，至若民間住居的房屋倒反和上海星加坡一般，中國式的房子很少了。他們受了英人的同化作用的緣故，衣服雖女人亦未改變，男子老年也無什麼改變，還是短衣統裙，（無折縫之裙）女子根本沒有變更她的美麗的高髻以外，她的統裙益加攷究髣髴歐化了，惟獨青年男子剪了髮的都以西裝革履為時代化。

(E) 緬人的文化與報館

緬京有報館二家，一為純然英文報（緬語得另薩）（緬甸報）一為緬文同英文，叫做人民報，都是政府中人主辦的，當說不上什麼主義與政見了，其仰光則有民報三種文字都印刷在上面，（英緬回）這種緬紙已受英政府封過了，他們是緬甸的救國報，緬甸青年中一般知識階級的人們和佛教有力人物為背景，從前爭民權時代的有力報紙，緬人看的也不少，足見緬人的醒覺比我們大中華民國還強些哩！其他又如學除佛一門以外不說，什麼英文法文及各教會學以外，有小學校中學校專門學校，井然有條有理，倒還相一個亡了國的國家，所以他們出洋留學的學生，雖限於英國一國以外，法美德最近也有人偷着去留學了，他們革命的手段雖不同甘地，可是力量也不弱，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緬甸人民的奮鬥是不落後的，作者寫到這裏心酸起來了，為什麼緬甸印度的人民有這樣的毅力而堅苦奮鬥呢？能把他們的束縛一天一天的解除？我們堂堂大國愈弄愈糟，反不差亡了國樣印度緬甸呢？



車里縣內佛寺（俗呼緬因寺）一人切迷信均仿緬甸）寺前均夷
和尙裝束與緬僧同與印度亦同 寺四圍所植樹葉用寫經者

陝西三原通信

潤庵

水淹龍橋

素患旱災之陝西，近日忽以水災聞。於七月二十日晚十一時許天氣陰霾，雷雨交作，勢極猛烈。僅僅三小時之雨量，竟至六十五公釐。二十一及二十二放晴，至二十二晚大雨復傾注，各河渠因雨水太

猛，田間積水均隨地勢稍低之處宣洩。致氾濫田疇，水高數尺，達十數鄉。涇惠渠以工程不固，沖決更甚。計該渠損失最巨之處，有總幹渠，民生橋，其橋面全被沖壞，幹渠沖決堤岸十餘處。南幹渠，寶峯寺以北被水沖壞數處，尤以汽車路橋及三劉村涵洞之破壞為尤甚。三原為漢代三輔之京兆地，所謂三原地，地非平衍，下濕可知；而水災亦巨。縣治聯接南北二城之龍橋，共有三洞俗呼為三眼橋，高數十丈，中通河流，為明溫明溫尙書純所建橋上兩旁築有店屋，比措成肆，過之北渾忘其為橋上行。今番河水漲過橋上，為數百年所未有，固創有之水災，其縣治東北十餘里之樓底鎮，山洪暴發，房屋沖壞，人畜漂浮，慘不忍觀。

耀縣兵燹

三原與耀縣隣接，年來兵力不及分配，去三原縣治北十餘里之地，常有劫掠。耀縣一帶，素號共黨與土匪相互為亂之地，其駐耀關一帶之騎兵團長石泰吉，忽於上月二十一日樹西蘭民衆抗日義勇軍總司令旗幟大肆燒殺淫掠，糾合隣近紅匪，分糧散貨，實行共產。保衛團，公安局，及富司耀民團，指揮部之槍枝，均被收設。監禁新任縣長沈玉晨，每入一家，不分男女，槍棍交加，

勒索烟土洋錢，其擾亂程序：先商家，次富戶，再從事齊槍。先行劫獄，又總拉肉票數百，拷打極慘，死於毒打者數十人，死於殺戮者百餘人，死於踐踏者不可計數。在慘殺淫掠之下，亘七日夜之久，旋經軍事當局聞變調劉文伯為剿匪總指揮，率領特務一團孫友紅，警師五團楊竹蓀，補充團趙雨晴，分三路向匪區進攻。方令駐防慘邑織田鎮之警備師第游擊支隊何全派隊夾擊；於卅一日劉文伯電呈石泰吉慘敗逃竄於謝家寨，雖變亂不日可平，然疏於防範民間遭殃不淺，後來禍患，正未有艾！

菸商叫苦

年來紙烟盛行於國中，每年銷費甚巨，外國紙烟在國內占最大勢力，賴有國人自辦紙烟公司，稍挽權利，尤應提倡及保存舊有之水菸業，以來煙之吸法，經水化其煙之毒質，不損衛生；且以價廉最便貧民，有維持國貨之責者，應如何保護其營業。不謂稅務當局，不體商艱，妄加苛稅，致西菸業有停頓之趨勢，水菸業以甘肅蘭州所產之菸葉製成板菸，名曰西菸，由蘭州取道經數省至滬售。東三省經陽設有分莊，以便運銷。依據該菸高所談：西菸在前清及民國四年以前，不過課產銷兩稅，後因年事繁興，所過之處，抽捐完稅，子過於母，近稅務署發市土菸葉特稅征收暫行章程，又祇暫以蘇浙皖豫鄂贛閩七省為特稅區域，如甘肅之菸，不能適用，既已出各種苛稅雜捐，又經該七省之地獲按章征，重疊剝削，不但有違一稅不二征

之原則；實迫使西菸緊完全倒去毀。花先得自蘭州分運兩路之苛捐雜稅名目，列左！

(一)東路 由蘭的發運平涼，經涇陽至潼關裝隴海路至大浦，裝船運上海，每擔水菸厘稅花名單：

每擔重二百八十斤(一錢二分估價三十三兩六錢)以十二

成抽公賣庫本錢四兩〇三二 合洋六元〇四八

每擔在蘭抽厘三道(每道蘭平銀一兩四四共銀四兩三二

又加三成火耗銀乙兩二九六共銀五兩六六 合洋

八元四二四

以上公賣厘金共洋十元、四四七二、加義捐印花各一成

共洋二元八九四四

車過萬店苛索

洋一元

每擔長武公賣印花

洋一元八四

每擔由蘭州至涇陽保商捐(只要錢不保高)洋七元一八

每擔涇陽抽公賣

洋一元五二

每擔涇陽特稅(即舊日厘舍之變名)

洋二元七八八

印照查驗證驗單聯單

洋二角六分

每擔潼關警捐驗費

洋一元三角

以上海擔共繳洋三十三元一角四分四厘四毫

(二)北路 由蘭州裝筏發包，路由平綏至天津，再由

海道運上海，水菸每擔沿途厘稅花名單：

每擔重二百八十斤(以一錢二分估價三十六兩)在蘭以十

六成抽公賣為庫平銀五兩三七六 合洋八元〇六四

每擔在蘭州抽厘三道(每道蘭平銀一兩四四共銀四兩三

二不加三成火耗銀一兩二九六共銀五兩六一六)

合洋八元四二四

以上公賣厘舍共洋十六元四角八分八厘加義捐印花各一

成共洋三元二九七六

印照每擔三分憑單一張三角六分稅票一張一角五分

共洋五角四分

每擔過中衛抽稅四元六角二分加印花一成四角六分二厘

共洋五元〇八二

每擔過大同抽稅

洋四元四角八八

每擔過天津抽籌餉附加三成一元六角二分共洋七元〇二

每擔遇天津公賣洋四元附加三或一元二角共洋五元二角

洋四元一角

以上每擔共繳洋四十六元二角一分五厘六毫

據上所列，僅由蘭州產地到滬，其捐雜稅已超過貨物原值以上，況到滬更須納稅，並除此等稅有而外，再照新章第八條之規定，非特稅區內之土菸葉，及其製造之菸絲，行銷特稅區域內時，應向第一道土菸葉徵收機關繳納特。日屬國地國民在蘇浙皖等七省區域者那依特稅徵，在此七省區以外，如甘肅產菸之區，菸高運銷該地菸葉，既受沿途之苛捐雜稅，復仍照章完納。同屬國民經商，顯遭兩樣待遇，其不平者一也；又土菸葉稽徵處訂規則第十一條，商人完納特稅，自發照之日起算至一年內，得報請由原照所載捐銷地點改運或分運他埠；但逾期祇准就地銷售。限時限地，殊違待價而沽之高業原則，此為不平者二也。類如者尚多：花開滬上菸商呈請稅務署，請願商艱，修改現有不平之稅章；而某科長竟以蘇浙皖等七省，為蔣總司令範圍答之。嗚呼，豈七省以外，為治外之民乎？豈有稅務之責者詳加審察，以勵國貨，而恤商艱可乎！

日光空氣與人生

歸鴻

歸鴻曾將新生活的意義，在本刊作簡單的介紹，現在將日光空氣與人生的關係，再同閱者諸君一談，世間一切有性的生物，非日光不能發育長成，譬如人身，若是長住在黑暗的屋內，不見日光，或者數十天之後，就會生病，甚且可以致死，因為不見日光的地方，潮溼晦暗，黴菌廬集，若是溼生同化生的動物，或者不妨人類離了日光，就不能生存，日光中所含的色質，據科學家說有十多種，最外層的一種，叫做外紫光綫，是我們平素所能看見的一種五色幻光，這種光綫，能夠將一切的黴菌殺滅，若射在人身，更能使我們身上的細胞，越發活潑，血管越發清潔，其他功效，能強健皮膚，增高體溫，有肺病的人，最少的限度，必將上衣脫去，使肺部胃部受到日光，就是對於皮膚病，也有很大的效驗，多數醫院，因為不能得真正日光，用紫光綫電燈來替用，這種外紫光綫，若是被衣服隔開，就不能透過

，試看務農的人，終日赤臂袒胸，在日光下工作，像城市人的肺癆病，差不多是沒有的，新生活家，要使我们全身的血脈活潑清潔，黴菌消滅，所以要赤裸裸的感受日光，無論何時，總在可能的限度內實行裸體，就是這個緣故。

人類對於空氣的需要，更比日光要緊，人類離了空氣，就不能生存，譬如魚離了水一樣，人身中的臟腑，全靠空氣來灌注，更是肺葉，愈要空氣來交換，方能強盛無病，有如植物之葉，要空氣來鼓盪他，否則就要萎敗，人如在無空氣的地方，或是潛伏在水內數分鐘，就覺得肺部緊縮，氣息急促，就是因為沒有氧氣的緣故，并且空氣在皮膚上鼓盪輸送，能使皮膚堅韌，血脈靈活，而且同日光一樣，也能盪除皮膚內的黴菌，增加體溫，但是空氣有新鮮與不新鮮的區別，如城市中的空氣，就含有多數炭素，不如山林或海濱的空氣，純是輕

養的分子，比較鮮潔，所以行深呼吸的人，最好要揀空氣新鮮的地方，對於皮膚上的作用，也是一樣，新生活家必在森林同海濱行空氣浴。就因為空氣中的炭質，已為植物所收，存留的空氣，較為鮮潔，夜間入寢，最好將窗戶開放，使屋內空氣流通，將人呼出的炭氣盪散，然後吸入新空氣，若閉窗而臥，屋內無新空氣往來，必反將已呼出的炭氣吸進，是很不衛生的，新生活家的日光浴同空氣浴，就是使周身自頂至踵，都時時受着日光空氣，如同洗浴一般，若是單只部分的，就不能叫浴，比如僅祇洗面盪手，如何能叫做入浴呢？我們如用日光空氣，強健身體，殺滅黴菌，堅韌皮膚，譬如築城一樣，壁壘既堅。再加上蔬食，使腸胃清潔，機械靈活，內外都能強固，自然不會為疾病所侵，康健延年，這就是新生活家的目的。也就是科學化的衛生學。

但是關於日光與空氣浴，頗有多少

的疑問，有人說非洲的土人，都是終年裸體，我國農民，夏季的前後，也是裸體在田間工作，此種是否合於衛生。不知未開化的土人，不過因氣候酷暑的關係，僅知道以裸體為舒適，既不知衛生的方法，也沒有科學的知識，他們的裸體：只能叫做野蠻人的習慣，不過常同日光空氣相親，比較我們身體強健而已，就是我國的農民，也不合衛生的原理，他們的衣服，被汗溼透，汗乾後又再穿上，排出汗液黏汗，又被皮膚的熱氣吸收回去，赤足在水田工作，吸收溼氣太多，患足腫溼癩的人，到處皆是，並且他們常用溝渠間的污水洗浴，都是違反衛生規則的，又有人說，夏日在日光下。常受日射病，日光過烈，也能破壞人身纖維的細胞，要知日光浴以冬日為最良，因日光溫而不熱，外紫光綫最易射及皮膚，春秋次之，夏日又次之，夏季正午時，頗不宜於日光浴，有時并需要白布帽及日光眼鏡等，只要不過量，自然無日射病同破壞細胞之過慮，若習慣自然，皮膚強健以後，纖維間的細胞，必更加強旺，上項問題，自然不會發生，惟血壓過高的人，及臨產的孕婦，則不宜行日光浴耳，又有人說，人類

在冬季不可裸體，而且常同風霜雨雪接觸，是很危險的，這種理由，也不充足，不能在冬季裸體，不能同風霜雨雪相抗，都在我們自的抵抗如何，只要體力堅強，就在霜雪中，也不是慮的，試看最冷的伊司克摩 Eskimo 地方，土人們大半都是裸體，在野外同在屋內一樣，南美洲最南的地方，因為奇寒，居民終日圍火而坐，因此西班牙人稱其他為 Tierra del Fuego，譯義即火地，那地方的土人，也是終年裸體，所以我們知道，人的皮膚同寒度的關係，不過是看抵抗力為斷，並沒有別的危險的。關於日光同空氣浴的方法，很有懷疑，說是新生活家，主張全體赤裸，而且男女一律，恐怕在道德問題，同社會借習上，有

許多的弊病，此問題因為與道德教育性學上，均有莫大的機係，實為新生活主義上最要之燒點，但因為不屬於本篇的範圍，所以暫行略過，祇好等下次再與諸君詳談罷。

藍太史雲屏別號雲道人

鬻書潤格

- 堂幅 四尺以下八元 加大一尺加二元
- 屏幅 四尺以下六元 加大一尺加二元
- 橫幅 四尺以下全副八元半幅四元加大一尺加二元
- 楹聯 四尺以下八元 加大一尺加二元
- 冊頁 每尺五元 小楷加倍
- 扇面 行書六元 小楷加倍
- 壽屏 四尺以下每幅十六元加大一尺加四元撰文另議
- 榜書 每字一尺大者六元 加大一尺加三元
- 題籤 六元
- 題跋 廿元
- 像贊 廿元
- 碑誌 三百字以內者貳百元 撰文另議
- 磨墨費加一成 筆資先惠 五日取件
- 收件通信處 辣斐德路辣斐坊四十八號本寓
- 上海各大賤扇店皆有潤格并代收件

最後的恐怖

余慕陶

『明天有C大學的一位名流來此講演，你們務必要肅穆，莊重，全體出席聽講。這關係你們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

昨晚吃晚飯時，場長曾給他們這樣通知過，接着，他又吩咐普通犯人明天清早起來將他們所住的倉牢，樓廳及走廊皆要清洗一遍。

秋生認定這是個很好的機會，又召集了前時所公推出來的代表開了一次會議。會議經過了一番的爭執——有的主張不要全體出席聽講，有的主張不要抱着什麼幻想去出席。主張不要全體出席的，以為多數人都在疾病中，或許會打動這位滿口耶穌的仁義道德的名流，他算不定會親自到各倉牢來俯視一遍，然後便有機會來要求他；主張不要抱着什麼幻想去出席聽講的，以為他是不會來開恩大赦的，算不定會來此地對他們表演悲劇的。這兩種意見都是假定的，要說到那一種是靠得住，是很難的，同時，也很難斷定他們都靠不住。

在秋生心裏，前一種主張彷彿是不妥當的，因為他認定全體不出席聽講，在對方很容易發生出一種不良的感想——或是侮蔑，或是反抗的感想，這自然會使得祇靠命運來生存的他們，更來得悲慘。對於第二種意見，他又覺得過於機械。他始終肯定這是個機會，不讓機會空空走過。不消說，他也沒有抱着麼什幻想。

會議經過了半個鐘頭的討論，便很順利地凝固在這個結論上面：一，所有重病患者，特別是生癩疥瘡疽生得渾身赤血淋淋的同志，必須裸體地露着稜稜的筋骨，坐在頂前頭聽講；二，還是用十二萬分的熱誠歡迎他的意見，要多為鼓掌；三，在他講完之後，由頂前頭的有病的同志圍繞着他，請他先答應把他們的腳鐐開放，如可能，再請他設法給C大學的外省學生送些衣履雜物。

倉牢洗過了，走廊和樓廳也揩過了，他們上窗和下樓總是規規矩矩，言談說笑也是異常柔聲低氣。他們真好像是孝子孝孫般地由早上一見鵲候到十二點鐘。

講場就在那天庭裏，經一夜的木工，搭成了一個棚廠。裏面擺有數百張亂來的板凳，有一個坐北向南的居高臨下的講台。他們坐在這兒都露着一種不見的愉悅。

兩行獄警侍候在那進門的兩旁，一點鐘左右時，他帶了個書記才來到這兒。場長照例先來個歡迎詞，把他的學問道德說得天花亂墜。場長說完之後，一陣異常熱烈的掌聲從人叢中浮泛出來。

他登台了，旋即總着眉頭凝視了羣衆一遍，右手指將上嘴唇的鬍鬚往左右兩邊一抹，面龐上轉露着一種悻悻然的神情。羣衆雖意識到情形不對了，然而還是懷着最後的希望，又來一陣鼓。聲音！

好像在戲台上故意打手勢的戲子一般，他這樣的情形直持續了十多分鐘，接着，他才聲如洪鐘地說着：

「我本，想來看你們的，終因為耐不過×局長的苦邀和場長的力請，才來到了這兒。今天實在沒有什麼話對你們說，但是希望你們在這樣的環境裏，能回頭去承認你們過去的錯誤」。

鼓掌的聲音和花炮似的又一齊爆着。他抿着嘴嚥了一口怒氣，八字脚更立得堅定着，掌聲一過，才又繼續着：

「局長請我來給你們演講，場長又對你們這樣好，你們這樣的境地實在不是坐牢。你們在這樣好的境況中，除掉圖改前非外，如有生命應時刻存着為黨國努力！」

他的眼睛好像沒有看見赤裸裸地坐着在前排的羣衆，是那樣拖着一身的淋淋血水。然而，他罵也罷，他們還是一樣熱烈地鼓掌着，滿望他的話終會轉到同情的地方來。

「假如我們黨政府把你們通通槍斃時，這樣的犧牲，無論在黨方面，在國家方面，即和在人類方面，都不能不算是一種莫大的損失！」

羣衆的精神忽然緊張起來，他們的嘴脣上也不期然地喊着：「是莫大的損失！」接着又是一回雷般的掌聲。

「但是，當我一回想到兩年前我糾正你們時，警告你們時，你們訕笑我的文章和繪畫，卻又使我覺得你們真的就給我們黨政府完全槍斃了時，這種絕大的損失還是你們自己做出來的，正所謂人家想來營救你們，你們反而要去尋死！」

「我們都承認從前的錯誤」，衆又一致地衝了這句，聲音是異常龐大而有威力，同時，又一陣掌聲快要響遏着行雲。

「我們並不是佛教主義者，我們講的是真，做的也是真。祇有真才可以解救我們個人的生活，生存與生命；合攏起來，我們才能解救羣衆的生活，生存與生命。否則，我們便是「無常」者，換言之，即是不負責任的人。老實說：我們是不要不負責任的人，因為這種人不特對於社會國家毫無裨補，即如對他自己本身也是無所用的。你們就是這種不負責任的人，你們想想你們過去的事體，你們口裏所講的和手裏所做的完全是矛盾的。「欺人者常受人之欺」你們今天便是這個結局。

「意大利人信仰墨索里尼，意大利民衆就得到獨立平等了；土耳其人信奉凱馬爾，土耳其民衆，獨立平等了。爲什麼你們各位中國人不相信我們的總理可以救中國呢？」

他還站着在講台上，嘴脣還在啞然地動着，好像還要再說下去似的。棚廠裏於是又來了一種應聲：「相信總理！」其次又是機械的掌聲。各人的臉上仍然浮着一種看不見的喜悅，都以爲他定然會拯救他們的。他們忍着身上的痛苦，仍在肅穆地坐着，各人的眼睛都好像閃着一道渴望什麼的光彩。那曉得掌聲一止，在猝不及防時，他竟兩腳跳下了講台，溜出到進門走了。

場長在驚愕着，那周圍的獄卒更摸不着頭腦，大家都在相互地呆望着，即如他所帶來的書記也覺得奇突，好像手裏的稿件還沒有檢齊，立即起身走着。

這天的講演會便從此散場，他們依然是無所助地拖着一步一腳嘔的腳步原回到各倉

牢裏，他們的情緒不免有些頹喪了。

然而，成爲羣衆的核心的秋生，卻又在想法子維持着他們的希望。他總愛找着各倉牢的代表談話，他談話的路線總離不掉目前是比较好了。他以爲不管那天的講演對於他們本身是全無實際利益，然而卻證明現在是有人來理睬他們了。假如這種講演能經常舉行，他想離釋放他們的時期卻不十分遠了。

這很煽動的說話，馬上在羣衆裏發生了相當的作用。羣衆拿了目前的生活和初時的相對比，都覺得秋生的意思是對的。秋生不是什麼機會主義者，在這裏卻不過叫羣衆不要走兩極端——一時是極度的幻想，一時是極度的幻滅——先得來保全各人的生命，確定本人原來的意志，出獄不過是時間問題。

因爲羣衆覺得秋生的說話有理由，於是乎就由同情他的意見，變而爲擁護他個人，隨時都願他來領導他們。

『我們把他們組成數小組來訓練，好不好？』一天一早起來後，秋生向着同倉的諸葛說出這似乎可能，似乎又不可能的計劃。同時，他在說完了這句以後，又加着道：『自然，我們是要從生活的改善做起，慢慢轉到理論方面。』

『不曉得可以不可以？』諸葛的頭忽然低沉着，好像表示困難的樣子。一會兒，他重又仰着頭，好像又覺得祇要肯做，天下是沒有什麼難事般的：『我們請求有看報的權利』。

『是的，我們要求所長准我們看報』。秋生很爽快地答着諸葛。『同時，還得請外面的親戚朋友多送些歷史及科學一類的書籍來』。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用訓練的字樣』。諸葛很小心般地作了個結定。『其實，我們倒可以想出個什麼面壁之類的東西』。

秋生在和諸葛先商量妥了，又來找各倉的代表。他把這些意見通提了出來，大家自然是贊成，於是，他偕了其他幾位總代表又去找所長，呈明他們的意見去了。

所長是大肚子，紅鼻頭，滿臉生了鬍鬚的中年後的人；他本來對待他們是滿兇的，開口閉口離不掉他們要養心養性的。但是，近一兩月來，態度卻轉變得溫和多了。他們每次的請求，他莫不答應轉達場長，並且還每在答應之後，對他們預先說明他不致使他們完全失望。

這次，他們去見他時，他還是和前時一樣，很容易來答覆，可是答覆過了，他卻特別高興說出了一批勉勵他們的話。

數天之後，他們所要求的目的，一步一步實現了出來。可是實現的辦法倒不像他們所預料。報紙是由他們拿很多的錢叫警察買來的，每天總有兩份報紙在東樓和南樓走來走去。他們原定出壁報的計劃，因紙筆的困難而停止了。可是他們卻悉心在研究北京戲了。『李陵碑』，『四郎探母』，『武加坡』一類的老生戲，是一天到晚沒有止過的。然而也有人學做黑頭在唱着『探陰山』，以及學老旦的在練習着『行路訓子』。

陰森森的監牢空氣頓呈着活潑潑的生氣。在這樣變換了的空氣當中，病魔也好像是要慢慢地對着他們逃跑了。他們都似乎一致地感覺着頭上有了種彩霞，這種彩霞會一步

一步落到他們的腳跟底下了。他們又好像是給層層的雲翳遮沒了的月亮一樣，拚了無數的力量才這樣衝出到雲端上面。他們又彷彿是怪過了無數的犧牲，才渡過了溝渠似的螞蟻。心裏頭總隱藏着一層看不見且說不出的生命的熱流。

秋生自然是更來得高興。無形中，他常以為他是個革命家，經過了許多挫折與奮鬥，終得了勝利；他常又自比為一個什麼改革家，把所有改革條陳都實施了出來，並且社會上的人民也得到了無邊的福利。

可是，這種光景祇為像是西山邊際上的太陽，無限的光銜不過是剎那間的。同時，又好像狂濤駭浪中的浪花，一忽就要消散的。懲戒場裏無端又來了一陣黑雲，把他們頭上的光彩重又遮住了。才衝出到雲端的月亮，又無法來維持原有的光銜了。

一禮拜後，懲戒場忽又有三個朋友在午夜後被過解到別的地方去了。

他們的情形從此又低落下去：也不看報紙了，也不唱戲了，他們終日又睡在倉板上，什麼事也懶得想了。可是，他們這時橫着在心裏的念頭卻又是一致的死的恐怖。他們在暗中計算着三粒子彈會在什麼時候光臨他們的身體，以及警察會在那一晚的午夜後叫他們過解。他們都一致地覺得他們好像是雞圈裏的鷄子，人們要吃的時候，隨時可以從雞圈裏拖出來隨便殺的。

場裏的秩序忽又混亂起來：因爭飯瓢而吵嘴的，每天總有好幾次，因派開水而打架的，每天亦有好幾次。場裏一天到晚都充滿着熱哄哄的亂雜的聲音。

這突變的空氣，使得所長也感覺得有種種困難。他起始不想沿着場裏的舊法子，用武力與野蠻，即是坐黑房，加雙腳鍊——來把他們壓回到原來的地位去的，但是，經過了一番的失敗以後，他自己也感覺得這有些不近情，同時也不能鎮壓這些待死的羣衆。

據着，他便來勸導他們。他說：

『行刑本來是停止了的，公安局早有派人來審訊你們的意思了；可是那天某名流來教誨你們時，適有那三位是給他偵察出是先前做過文章及繪過圖畫冷嘲過他的。他的偵查是很小心的，所以，在演講後一個多禮拜才把他們提出去執行刑法。現在，沒有什麼事了，你們的行為都很端正，再不會有什麼危險的事體了。』

所長這番勸導的話，更使得他們惴惴然覺得都是危險。因為他們想，在過去的革命狂潮中，誰也有過這一類的事體。

秋生在這時更來得痛苦。他對於過去的行動雖自認為隨時都有走到最近三位朋友的結局的可能，但他卻把這個人的事體放開着。他反而很地承認那三位朋友的生命是他送掉的，因為他們最初是不願意去聽講的，其實也是患了重病，後來經過各代表的三個結論才去的。他們原以為可因此而邀得什麼優待，那曉得反因此而蒙上了永不能贖回的損失！生命原是夢，他們愈益陷在噩夢當中了。

秋生，現在也和大衆一樣，完全提不起興趣了。他睡在倉板上，也是什麼都懶得想了。他在等着運命，等着死神的安排。

會考寫真 (報告文學)

黃薇

——
忽然想吃油酥餅。剛才坐在車上分明聽見有那麼一店，於是和蕙蕙兩個人踱出休息室來。

對面，穿青布衣服的一羣，是我們的同伴來了。旁邊是X先生，他們邊走邊說着話，是議論着什麼嗎？揚手兒招呼我們。

——喂，告訴你們，過來！過來！
我們過去，站住了，總以為是暫時的站住。

——告訴你們，你們還沒有曉得，人家——有好幾個學校有題目。

——真有這回事嗎？……
——現在，你們不要聲張。等題目發出來以後，如果果然是 China after ten year, 他們會鬧起來的，你們大家退出會場。——X先生低聲地叮囑。

——呢，我們現在不要作聲，一忽兒使他們有了準備。我們要退出會場，

祇要有一個退出，我們就一齊退出。——B說。

嘻嘻，真有這樣一回事？昨天傍晚，考完了回校時，在公共汽車內有人說，他們都在那裏說，有些學校早已知道了題目的。竊竊地議論，說了好多話，終究還是一句「他們都在那裏說，有些學校早已曉得了題目的」。這好像是夢裏

的事，也許會有，然而從那裏打聽呢？去抓一個人問呢？對於有些事的真相，我們是不必刻求的。管他！我望着野外，低田，殘塚，黃泥的小屋，層雲有些雨意。

考試於學生應該是有經驗的事，怕什麼？要考，你就考得啦。第二天完畢，更飄飄然起來。還有一天！好像是了債，快些兒弄清楚，心上可以乾淨。我的娘，今天光景似乎不行。像抹骨牌打五關一般，三關容易兩關難。快快越過去呀，麻煩呀，我要回家去了呀。

「題目是十年以後的中國嗎？哈哈，」蕙蕙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想，「十年以後的中國學生考起書來，題目自個兒出。考卷自個兒批。大家一百分」。

「十年以後的中國學生怕不是要拿文憑當草紙？」
「十年以後你已經生了些小孩子呀。手裏抱一個，背上措兩個」。

「呢，我帶他們來向乾娘要糖吃」。
「喔喔，你看你看，她們兩個又要講笑話。喂，記清楚了吧？我們當中祇要有一個退出，我們大家一齊站起來走。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說話！」

怎麼辦呢？大鐘上的長針已指着阿拉伯字(II)，離考試時間僅五分鐘了，不去了吧，買油酥餅不去了吧。踱進了教室，四尺寬兩丈長的黑板上高高的掛着 China Ten Year Affair

四個字。我旁邊一位先生（據說他們是有題目的學校之一）問我：

「你看，他們把考試的題目寫在黑板上做什麼？」

「什麼？這是考試的題目嗎？」我愕然地把題目念了一遍。

「……………」。

「嘻嘻，十年後的中國，這就是考試的題目嗎？你怎麼曉得的？」

「……………」。

他的回答我聽不清楚，並不忍再去問他。我的臉轉向了另一面人羣之中，一部分是獲得了異常的珍寶而準備着揭露，顯耀，那是多麼寬敞，鼓舞。另一部分，仰着頭，低着頭，望着別人，很想說一句話，振振自己的姿態。勉強的勉強與待動的騷擾顯然現出了不調和，使人人局促。鏗打過了，整肅地現出一個一個座位，一位一位的學生。

監試人抱着試卷進來。試卷仍舊是裝訂得那麼莊嚴的嗎？我忽然發生一些滑稽的感想。監考人發考卷了，那邊屋角上——門口——監考人要開始發考卷那個地方，立刻惹起了紛紛，噪了，全堂都噪起來了。滿室灌滿了男士們的咆哮，滔滔的。監考人的嘴唇在發抖，抱着考卷一份也不發。

「發考卷！發考卷！」

「發考卷！發考卷！發考卷！」

我站起來了，他們都捲向了監考的人。我起了一身寒慄，監考人可以立刻死，這樣的拳頭，一個一個的。沒有沒有，他們喊起來了：

「大家拿考卷看呀！」

考卷一把一把從監考人的臂抱中奪來，一把一把的飛去。

「啊嚨！該死該死，真的是一樣的，一式一樣的！」我拾起一份題目來一看。我像跨入了夢境又像醒了一般。

二

這兒聚集着大夥兒的學生，滿滿的一屋子，沒有監考人的影蹤。把門關起來，主席團站在台上，台的兩旁擠滿了學生。這正是我們昨天考試過的黨義上的規則，主席報告了開會的種種，我們站起來發言，我們的手舉起來，黨義上告訴我們的正是這樣維妙維肖。屋子的兩邊是玻璃窗，振振地發響，要給炸裂了，給擠破了吧，裹着羣衆的喧嘩。羣衆好像一海的怒潮，然而又緊張着一種嚴肅，這種嚴肅一陣一陣被潮頭的洶湧衝破，衝破了又重新緊張大家的心是一致的眼色也是一致的，大家的後背後，四週，無論那一面有整隊整隊的武士執着槍，描準了我們要向我們掃射，向赤手空拳的我們掃射，我們則要像洪水一般衝出去，擊退牠們，并且撲滅牠們。

在羣衆之中，彼此的一脈一脈也是聯貫的，不去區別你或我，互相愛護，互相團結，一種鞏固的力量鼓動得每一個分子的血沸騰，壯烈。而個人的存在是消滅了。

（未完）

編者按：本文的筆調頗像辛克萊，據作者說，她是剛剛看過了波士頓與屠場，而又正參加了舞弊的會考。本文，是一篇頂有價值的「報告文學」。

水滸詩話

金岳

在舊時的小說裏，總是雜着許多詩

。有些是自己做的，有些是引證他人的。三國演義在每件可以注意的事件以後，總是「後人有詩讚曰」這麼一句話。

至於他所引證的詩，當然有些是著名的作品，如武侯死後，他引着杜甫的「丞相祠堂」與李商隱的「籌筆驛」，這有時是可增加描寫的力量。但有時卻引些極無謂的作品，勉強湊數，這就令人生厭了。

呂佳人才子的著述，時常以作者自己的作品，當做才子佳人的作品，把「肉麻當作有趣」，這是不可勝數的。這大概源流於唐人小說，會真記有「爲郎憔悴卻羞郎」之句，步非煙有「等閒花裏送郎歸」之作吧。然這是很難得的，後人不自量才力，東施效顰，把自己淺薄淫蕩的作品，去拆才子佳人的爛污，如花月痕的癡珠韓荷生等千篇一律的卑詞爛調，降而至玉梨魂一類的作品，則簡直愈趨愈下，把詩的意味，整個丟到垃圾

堆裏去了。

水滸自是偉大的作品，雖然他不描寫才子佳人，但他卻有很好的詩。而且這些詩，既不如三國演義一類的引證他人的作品，其中除了林冲宋江兩首是書中人的著作以外，其餘都是在所謂「閒雜人等」，口中胡亂地唱出來的。但也就因爲胡亂地唱，卻唱出不可磨滅的詩來了。

金聖嘆評水滸說：此書每每橫插詩歌，如五臺亭裏，瓦官寺前，黃泥崗上，鴛鴦樓下，皆妙不可言。現在，我們也就說說這四處所橫插的詩吧。

鴛鴦樓下玉蘭所唱的不是詩，乃是東坡的詞。這詞一般人都曉得，水滸作者，因爲那事的發生是在中秋，而且有女人，有酒，爲着要使「打虎殺人」的武松，溶化在一個「我欲乘風歸去也，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的詩的境界裏，所以就引了這首詞來增加力量，這是水滸作者一種描寫的手段，我

們姑且不談。我們所要說的，乃是書中「閒雜人等」口裏胡亂地唱出來的——

同時，也是作者一時興到胡亂地寫出來的歌詞。這之中，當然是「插翅虎枷打白玉喬」裏那首白秀英唱出的四句七言詩最爲動人：

「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羸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真難事，不及鴛鴦處處飛。」

聖嘆說：「第三句說盡世界，」這確是實在的話。初次入世的人，是不曉得衣食的艱難的，入世較深的，便曉得有點艱難了，及覺得這艱難是「真」艱難的時候，這個人已不知經過多少滄桑，多少苦恨了。

所謂鴛鴦處處飛者，也不過在風塵中，聊以自慰吧。連「鴛鴦處處飛」而不及，那真是西廂記所說的「可憐我隻身獨自」鄭板板所說的「落魄人間，唱歌度日了」。

全詩四句，初看似不相連續，但當

然第一次讀到時，你祇覺新鳥啾啾與老羊羸瘦的哀苦與人生衣食真難事是互相一致的。而且，在你感覺到四句不相連讀時，而第一次的一致，又悽苦地充滿你的心中了。

水滸的作者，當然是飽經世故的人吧。於是，他借着白秀英的口，唱出這四句走到人生的深處的詩來了。

惟其是唱出來的，所以是不連續的。但惟其不連續，也就愈感到他的一致了。

在這一點上，我們曉得詩是唱出來的，而不是做出來，甚至也不是寫出來的。

花和尚在冬天要酒喝。冬是淒冷的，嚴肅的，悲壯的，於是，挑酒的這樣唱着：

「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收拾舊刀槍。順風吹起烏江浪。好似虞姬別霸王。」

至於黃泥岡上的六月時候，這情景便不同了。於是，被楊志在驅打的小軍想酒渴的時候，挑酒的白勝，便唱出不同樣的詩歌來了。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

孫把扇搖。

由「人生衣食真難事」，而至於「公子王孫把扇搖」，這好似有一定的過程，於是，他走到「酷吏賊官都殘盡」，與「稟性出來要殺人」的第三步的境界了。我們且看水滸的作者是怎樣借阮家三雄與李俊張橫們的口裏，唱他那「殺人放火」的詩句吧。

「打魚一世家兒注，不種青苗不種麻。酷吏賊官都殺盡，盡忠報答趙官家。」

「老爺生長在江邊，不愛交遊祇殺人。先斬何濤巡檢首，京帥獻與趙王君。」

「碣石村阮小二阮小五唱
「老爺生長在江邊，不愛交遊祇愛錢。昨夜華光來趁我，臨行奪下一金磚。」

「英雄不會讀詩書，祇合梁山店裏居。准備窩弓收猛虎，安排香餌釣鯨魚。」

「雖然我是潑皮身，殺賊原來不殺人。手拍胸前青豹子，眼酸船裏玉麒麟。」

阮小二阮小五捉拿玉麒麟。

麟時唱

「上是青天，下是綠水。我生在潯陽江，來上梁山泊，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綽號混江龍，李俊的便是。」

所謂「怨毒之於人心」，所謂「殺人好怨，天理難容」，於是，百八條好漢，都闖上梁山泊，而去做他殺人放火的事業了。

一切都是「官迫民反」，你能迫我也就能幹，這是水滸作者的根思想，但這些思想，卻在這僅有的幾首詩裏表現無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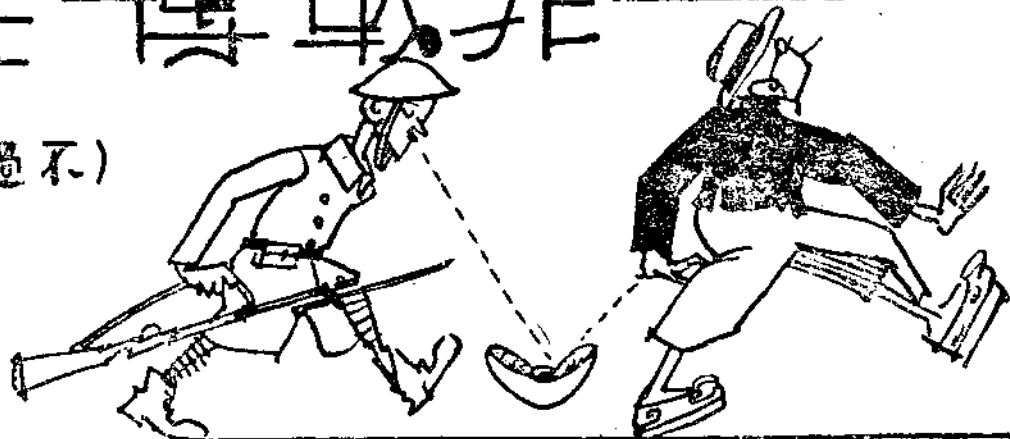
這些詩是生硬的，是粗魯的，是不懂的做詩的法度與修辭的，是無心作詩而偶然唱出來的，但也正因為如此，他卻是自然的，忠實的，深刻而有力量的，他是含着血和淚，在每個人心中顫抖着的啊。

x x x x x x x x

非戰博士

(此如過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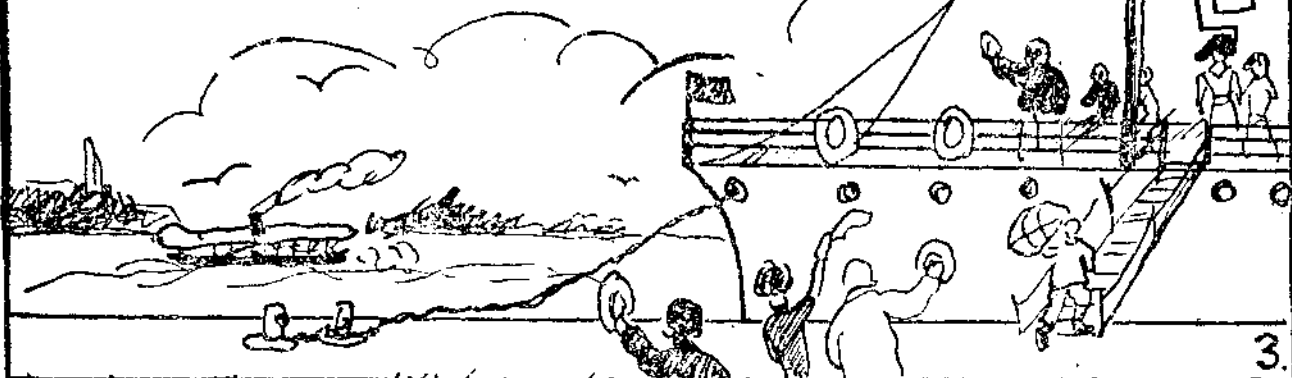
畫作



2. 1. 五十年抵抗之計劃尚未普及人心狀固早已變色



洋放輪乘行不道



4. 梅冷梅冷
遊美遊美



鎮靜人心不
帝使金元國
對外推銷每種
大市場政策
時...
有被治本
家驅逐

巴比塞與羅曼羅蘭

張白衣

希望巴比塞

能夠不斷的否定昨日的自己的人，無限偉大的！在這里，我們不能不提一位世界有名的法蘭西文學家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 1874——）因為他值得我們記述的事蹟太多了，在一千字不滿的小文章裏決計包不住他偉大的一生，所以我們祇得把他一生輪廓粗製約略地描兩筆出來：

亨利·巴比塞是生在法蘭西的賽奴縣，因為他的媽媽是英吉利人所以他生下來就帶着一付盎格羅薩森的急進性格。

在歐洲大戰以前，他是一個自然主義的詩人，曾經出了一本詩集哭泣（Pleursuses）但是僅僅一個無名詩人。那時，他是一個狹隘的愛國主義者，他崇拜法蘭西的國旗像崇拜他生命一樣，他極端信任法蘭西政府所標榜的為世界公理為國家爭榮的軍令，是比上帝一樣

的尊嚴。所以這位年青又熱情的無名詩人，終於跟一般蠢如家類的所謂愛國主義者一樣走到生命賭博的戰場上，赤膽忠心地馴伏於帝國主義的腳邊，預備把自己的頭顱切下來當他們達到野慾的階梯！那時的巴比塞真苦憐到像最近的過去一八八戰時從日本巴巴地來到中國送死的士兵一樣！他竟這樣說：「因為我是法蘭西人，所以我以自己的生命來犧牲而勇敢參戰。尤其是因為我是人！」可憐這一位無名詩人就爲了上帝國主義者靈魂的餌鉤，竟編進第一二百二十一聯隊裏作一個步兵。

但戰爭的巨畫終於喚醒了巴比塞幼稚馴良的蠢夢。他覺悟到這種戰爭與他所憧憬的不知相距幾萬萬里！他看出在戰場賭博生命的戰士像被弈棋的棋子，像賭博的撲克牌他們——無數喂炮的兵士——麻木得祇像機械而已！他同時又曉得所謂對敵的敵人同樣有着這種感覺；更且所謂對敵的敵人不像所預料中那

樣憎惡；而且是更見親切，因為大家明瞭了是上了大當！

從戰線上退下來的巴比塞終於否定了他從來所夢想的所謂德謨克拉西與愛國主義。他成了一個非戰主義的中堅努力活動着法蘭西啓蒙的光明組合（Groupe Cartel）運動。

最後他終於接受了一九一七年西路西亞大革命的影嚮轉變到 Bolshevism 的宣傳者。

現在，全世界軍縮會議的日見緊張，與各國增加軍實相對地增加。全世界政治的日見右傾，與各國經濟政策相對地保守。這種現象，是無異告訴我們世界資本主義的矛盾與沒落相差僅屬有限的時間。若是全世界的勞苦士兵都像後期轉變了的巴比塞，無可疑義，這個異暗的宇宙，立刻有反轉身來的可能。然而資本主義的御用文化——帝國主義的文化把人的靈魂屠殺得太悲哀了！無數預備給炮吃的士兵頭腦裏還遊着一條

國家主義的毒蛇，喜笑的在棺材旁邊遊着狂舞！這我們不能不希望戰場上的前輩先生再努力地向着全世界無知的人羣警告！

據說亨利·巴比塞已經來我們中國了。我們站在被壓迫民族的立場，僅向巴比塞這樣的請求着，請求他把我們的希望情感地攜帶到全世界。

關於羅曼·羅蘭

代表法蘭西文壇中間時代的大文藝家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和着代表法蘭西文壇青年時代的大文豪巴比塞 (Henri Barbusse) · 據說要來我們中國了。關於巴比塞我們已經說過。現在介紹 (不敢說介紹，搬出些略知一二罷了) 這位非戰主義的人道主義 (Humanism) 羅曼羅蘭吧：

這位法蘭西的人道主義的巨人，是生於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計算到現在，他已是毛五十歲的人了。他是一個純粹法蘭西統的人。他的故鄉是在法蘭西中部蒲古奴 (Bourgogne) 的一個小鎮克拉馬西 (Canacy)。

他的父親是克拉馬西鎮的公證人。後來在巴黎銀行為職員。因之他的家

庭環境充滿的是一片小布爾喬亞的氣氛。

羅曼羅蘭二十歲時，從農村跨出來到巴黎求學的時候，他便在師範學校裏和着同學組織研究哲學問題的組合。那時許多同學雖然意見不一，但對托爾斯泰 (Tolstoi) 普愛的一點上，大家的意見都完全一致。而這位年青的羅曼羅蘭，便熱情地向着托爾斯泰直接通說要求他指導人生與文學的種種；而這種熱情的信竟打動了泛愛主義的托爾斯泰，例外的給了一封回信給日夜崇拜着他的羅曼羅蘭。從此這位從小布爾喬亞家庭來的青年，開始拿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建築他一生處世的基礎。

這位托爾斯泰的忠實信徒的意識形態，因之終於是無抵抗的！絕對的和平主義的！我們祇要一着他給也是托爾斯泰主義者人詩裘佛 (Jouve) 的信中有這樣幾句：『我不是革命家；但我不反對革命——但我反對暴力，反對黨派一切暴力。』我們應可以想見羅曼羅蘭的為人。

這也許因為他沒有像亨利巴比塞那樣受過砲火的洗禮，所以他沒有認清對於敵人是不是可以僅僅在精神的範疇中

來解決一切糾紛問題為契機？羅曼羅蘭與巴比塞最後的憧憬也許相同，而對於達到憧憬的工具則大家兩樣的！

據說這位人道主義的先生。將來我們中國。慚愧我們中國被帝國主義的巨蹄把上下層構造都踢到支離破碎！我們極希望他能夠到我們開北江灣吳淞等處看看帝國主義給予弱小民族的慘酷的跡痕是不是僅僅在精神的圈子裏可以解決這樣重大的問題？這也已望羅曼羅蘭先生再仔細的估量一下自己過往的估量！這是關於羅曼羅蘭一些生平輪廓和對於他希望。

順泰祥西服店

開設上海霞飛路嵩山口
 西服最要注意的
 是款式和樣式
 順泰祥西服店
 對於西服服
 有充分的研究